

西風編輯部選輯

三週紀念
徵文選集
天

才
夢

上海西風社發行



C0813978

K256
X300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三週紀念
徵文選集
天才夢
目錄

西風三週紀念徵文揭曉前言	……編者（一）
西風三週紀念徵文得獎名單	……西風社（三）
斷了的琴絃（我的亡妻）	……水沫（五）
誤點的火車（我的倔強）	……梅子（一七）
會享福的人（我的嫂嫂）	……若汗（二六）
誰殺害了姐姐？（我的姐姐）	……綠波（三三）
殘忍的交響曲（我的妹妹）	……家懷（四六）
淘氣的小妮子（我的同窗）	……魯美音（五三）
無邊的黑暗（我的回憶）	……方菲（六九）
結婚第一年（我的妻子）	……吳訥孫（八一）

- 我做舞女（我的職業生活）…………… 寇 茵（九二）
- 孤寂的小靈魂（我的妹妹）…………… 連 德（一〇一）
- 困苦中的奮鬥（我的苦學生生活）…………… 維 特（一一三）
- 黃昏的傳奇（我的第一齣小說）…………… 郭南山（一三〇）
- 天才夢（我的天才夢）…………… 張愛玲（一五一）

西風三週紀念徵文揭曉前言

編者

本社爲提倡西洋雜誌文體起見，曾於去年九月間，以「我的……」爲題，舉行現金百元懸賞徵文，屢蒙國內外讀者不棄，紛紛賜寄佳作，具見愛護西風之熱忱，至爲感幸。此次本社收到之紀念徵文，計有六百八十五篇，執筆者有家庭主婦，男女學生，父親，妻子，孫女，軍人，商，機關商店職員，官吏，學徒，銀行職員，大學教授，教員，失業者，新得病者，病人，教育及慈善機關工作人員，流浪者，囚犯等，寄稿的地方本外埠，以及各地皆有，社會上各階層，各職業界，各方面，各式各業的人差不多都有文章寄給我們，可見會寫文章或想寫文章的並不限於文人學者，同時也可以說西風已漸漸侵入了社會的各階層。

在這近七百篇的文章之中，可用的佳作實在不少。我們評閱各稿時，是以內容，思想，題材，文字，筆調，表現力量，感想，條理，結構，筆條件爲準則，以定去取的。我們自信確曾用着冷靜的頭腦，公正的態度，客觀的眼光，把投稿者每

篇心血之作詳細閱讀過。我們決定不辜負投稿者的熱誠和苦心，也不辜負讀者愛護西風的盛情和雅意。在決定去取的時候，我們碰到了不少的困難，尤其是在選定得獎的文章，以及決定名次時，我們更覺得左右為難，棘手萬分。我們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真覺得應該把入選的名額增加到五十個，以至一百個，以容納這麼多的精彩文章。可是事實上中選的名額只有十個，沒奈何祇好委屈了一些佳稿，這一點是要請投稿者和讀者原諒的。我們現在謹在十名之外，另外定出三個名譽獎，以增加讀者的興趣，同時減少我們的歉憾，尚祈鑒察，是幸。

二十九年三月

西風三週紀念徵文得獎名單

- 第一名 斷了的琴絃（我的亡妻）……水沫（江蘇上海）……獎金伍拾元。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全年各一份
- 第二名 誤點的火車（我的佩強）……梅子（雲南昆明）……獎金叁拾元。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全年各一份
- 第三名 會享福的人（我的嫂嫂）……若汗（江蘇上海）……獎金貳拾元。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全年各一份
- 第四名 誰殺害了姐姐？（我的姐姐）……綠波（廣西桂林）……
- 第五名 殘忍的交響曲（我的妹妹）……家懷（廣東梅縣）……
- 第六名 淘氣的小燈子（我的圓窗）……魯美音（雲南保山）……
- 第七名 無邊的黑暗（我的回憶）……方菲（四川重慶）……
- 第八名 結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吳嗣孫（雲南昆明）……

第九名 我與你（我的島嶼生活）……沈南（江蘇上海）

第十名 寂寞的小島嶼（我的島嶼）……連德（福建廈門鼓浪嶼）

以上除稿費外，贈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全年各一份

名 譽 獎

第一名 四書中的奮鬥（我的普通生活）……維特（四川江津）

第二名 寶貴的傳奇（我的第一篇小說）……南郭自由（貴州重慶）

第三名 天才夢（我的天才夢）……張愛玲（香港）

以上除稿費外，贈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全年各一份

斷了的琴絃（中選第一名）

水沫

我的亡妻

妻的生命像裂斷了線的紙鸞，飄向遙遠的遠方；一瞬間，像夢一樣的消逝了。按住了沉痛的情緒，慢慢地思索着；從紊亂裏找出頭緒，一層層跟蹤記憶追溯，就像從羶霧裏找它的絲一樣。

我的亡妻叫做珍，面孔稍稍長些，一對秀麗的眼睛，一對惹人愛憐的烏黑水晶樣的瞳孔，面頰很紅，像熟了蘋果似的顏色，小巧，長頸項；有白的皮膚，却有一副不相稱的粗糙的手……

妻來後，也沒有甜蜜地生活過；她所看見的，都是苦澀的，像再經歷受過。幾年過去了，她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自己卻成了兩個孩子的奴。

過去幾年，生活的担子壓着；煮着飯，洗着衣，做着小，掃地……每天早晨的上午，使她沒有安息過；自己用腦力費了本月的錢，生了兩個孩子的媽，偷閒就

得找些繡繡的雜事，幫助補貼着。

妻是個好心的人，可是有頑固的個性，和倔強的脾氣；她愛孤獨，不中她意的舉動，連交談也不甘願；倘若和她的女友，纔須獻一些小殷勤，就是要她的心，她也很情願開胸膈挖了出來。平時那麼溫存，假使動了氣，會一天二天不說一句話，默默地相對，不願屈服地先開口。再找一些壞的方面來說，她愛哭，一不合意就哭，不獨哭得時光那麼長；一勸那哭得更厲害……。

妻有一雙粗糙的手，她在白天是不會空閒的；一早就收拾房間，替孩子織絨線衫，做鞋子，看管孩子，洗衣裳……除了一切的雜差，還在綢緞上綉花，在冬天翻毛氈，賺錢給孩子零用着。

冬天，像冰一樣冷的水裏，一天得洗很多衣裳，原來嬌嫩的手折磨得紅腫，手上還出了紫紅的塊；腳一直站上幾個鐘頭，天還不大冷就有凍瘡，過後氣滑爛，路也不大好走，直要等到溫暖的春天纔好，遺留了醜態的疤。

他的身體原本挺康健，在鄉下過了十幾年，陽光使她的體格結實，到了上海，生活摧殘她，幾年來忙得就沒曬太陽的福；她有了別人所沒有的持久的忍耐，一天

敏重的勞作，從沒設費苦，就連生病時暗地忍不住，不發呻吟，不皺眉，也從不肯告訴人家。

她沒有看過幾齣戲，就連電影院的門口，也沒走過幾次；新聞紙上大幅充滿誘惑性的廣告，也會使她發生憧憬，可是在一瞬間，現實就奪去她的想像；她不做活。況且她對錢看得很重，祇有做主婦的女人，纔懂得它是生活的泉源，是『命根』。

她幾年的生活，全在『狹的籠』裏，不大出大門，也不愛管閒事，躲在家裏，就像隻冷天蜷縮着的貓，她怨，她愛家，愛孩子，這戀愛的程度已超過了自身，不愛打扮，從不穿新婚做的鮮艷亮色的衣服，也不愛常常剪髮。蓬頭地整天煩勞，美麗的面孔減了色；老是一套青布衣服，把窈窕的身段掩遮得滿是粗氣了。

我很清楚地摸捉到那不幸時期的開端；幾年像水一樣平靜的日子是過去了，雖說在貧苦裏度日，可沒有爭吵，隔膜，……。和和氣氣親熱地歡樂着，說不上甜蜜，也沒苦痛。好日子是過去了，坎坷的命運，在生活裏鼓起了波瀾。悲慘的遭遇接踵着展顯——

我任職的機關，是一家在大樓裏的通訊社，開始的時候，三個主持人都高高興興地，日子一久，他們理想都落了空，自窠兒起了爭辯，起先二個不來，一位主任倒天天到，末了主任也不來，接着欠了房租，欠電費，甚至欠了包飯錢……完了，就這樣失了業。

我懦弱地不願向家裏說，挺長大的人了，總不能再向爸媽去討錢；我照常出去，妻只當我去辦公，我呢？——蕩着馬路，從一條馬路，踱到另一條馬路；從這家雜貨店棚裏的貨色，看到那家打鐵店進出來的火星；說不出的苦悶在胸口塞住，憤怒在心苗裏滋生。在一家賣天津煎餅攤上，買了幾個餅啃着；一天有近十個鐘頭的時間，這樣蕩去；悒悒地，有時在圖書館度了上午；也有時在公園呆坐，度去了下午；回來時帶着憤怒的氣，就像小船上張着的帆，盛滿了風的帆……。

妻照常那麼迎着，我可拉上了臉；偶然爲了一句話不合，氣憤突然像潮一樣高漲，把一只大的紅蘿蔔投去，噹！的一聲，燈罩玻璃乒乓地碎了；它帶走了家庭的安甯，它彷彿是喪鐘啊！……

她哭，她想不到一天的勞作後會受到這樣的報酬；這一哭使我火冒上來，我

罵，我吵！我擲着紙；把手邊任何甚麼東西都投出去……

『小夫小婦的吵鬧，也是常事。』家裏人那麼想；隣舍也那末想。我一陣氣發作後也就洩了；她呢？哭着！直到深夜還在啜泣。我悔了，求她的寬恕；她淌着眼淚，也默許了。

明天呢？又是老套，我回家生氣，吵鬧，她哭，過了好多時候又和好。——我的氣惱也一天天擴大，性情也一天天異樣，一句話會使我大怒得跳起來，一不如意也得發脾氣；白天蕩在外邊，傍晚回家吵架……！

我也曾送一些禮物，託託人家有甚麼位置，也曾老老臉皮，按下心裏的倔強，問問友人有沒有地方好設法；這些在我的感覺上，是一種稀有的屈服，一種沉痛的恥辱！回家的時候，我可不是更懷了氣，終於我更大的憤怒發作了，她也受不了氣地答我的話，我揪住她，兩個子打架了；孩子在哭，隣人在勸，我更不能就此罷手，揪在一塊，打啊，打啊，我的衣襟被撕裂，她的手臂顯出了紅腫。

生氣地坐到深夜，敲更的更夫在喃喃地唸着火燭小心；那一下一下的清脆的木竹聲，像針一樣，一支支地刺進我的心，我軟弱下來，悔了，就是外邊受了氣也不

該在家惹起。怪誰呢？我自剖，眼睛望着已睡了的孩子的臉，他的面上還帶了驚恐的模樣，一會兒從夢裏哭醒了……。

她眼睛裏滾出大滴的眼淚，綉了梅花的枕頭上，落濕了一塊，她的肩膀在沉痛的無聲之哭中抽動着，我慢慢像一個流浪孩子重回家那麼地，伸手撫摩她的秀髮，一根頭髮在我指上脫落地貼着，我知道她受了「家」的多大摧殘，原來面色像蘋果那樣紅，現在也褪了色；……默默地我吻她留着有淚痕的面頰……。

我獨語着，說了許多悔恨的話，說了許多求恕的話，她哭得更厲害，我把手帕替她揩着。末了，我說出自己動火的根源。

「我失了業！」

「甚麼時候？」她翻了個身，面對我，就像聽見獵人底彈聲的小鳥。

「幾月了！」

「爲甚麼不早說呢？」

「我怕，我怕杯受嚇，……」

「別擔憂，我還有一雙手！」她的眼睛發光，抖擻地伸出一隻手臂，我看她。

膀上一塊一塊被我打的紫痕，我的頭埋在她雙手臂裏，她手指按住我的頭，嚙嚙地說：『你息息好了，我也有雙結實的手，在手指下也能做出一點東西，賺了一些錢來。本來，我也就有這主意，爲甚麼要依靠男人養活呢？……』我的頭抬起來，看見她突然有着神彩的眼睛，她那神祕的漆黑瞳孔，彷彿充滿了生活的勇氣，她像找到使命了那末地激動。

在小說裏到這樣，恰好有了圓滿的結局；可是事實却在演進着，拖了個不幸的尾巴……。

雖說年老的雙親，沒有貴問地供給了小家庭的住和食；可是兩個孩子的衣着，和日常一些雜用的支出，依靠了女人做手紅賺出來，也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

她天沒亮，就起來用小小的鐵鉤，鉤起了絨花，那羊毛絨的絲，像敗絮一樣塞了一屋子，她的頭髮上也蒙了數不清的白絲；忒顧不了孩子的哭，也來不及再整理房間；一層灰塵遮蓋了傢具的上面。

我也陷在特殊的心境裏，我懷有男子漢所特有的一種驕傲；不願讓女人做着，自己却閒着；在這樣的境遇裏產生了異樣的心情——慚愧，怨恨，混和着忿憤。

她一早到深夜的鉤花，工作佔有了她的心，不大理會我，也不那麽溫和地問候；我感到一切都異常，嫉妬壓住哀怨，忿怒抑制了慚愧。一個似乎被社會排斥的人，對一切都仇恨起來了。

日復一日，她懷了孕，仍掙扎地在綢緞上一針針地鉤出花來，鉤出紅色的桃子，黃黃的枇杷，綠葉，黑枝……大了的肚子，壓得她不容易低下頭；她挨着，不肯中途停一會。已是夜了，鐘噹噹地敲了十二點，外面饑餓的木筒聲，也已消逝，我睜大了快垂下來的眼皮，眼睛疲倦得有了紅筋，一種苦惱的怨恨在攻襲着我，睜了眼珠望她起伏的肩，激動的手；孩子在床上哭，一聲聲刺痛我的心；內心起了莫明其妙的氣憤，連想起她替富貴人家針針繡成漂亮的衣服，自己衣裳那末寒酸，這也成了憤怒的因子。我用着動火的啞喉嚨，急促地說：

「別做啦！」

「還有三朵，快了！」她抬起沉重的頭，微笑地說，笑得那麽勉強，那末淒慘，就像哭一樣。

「不行！」我叫着。

錢，叫女人挨苦？」瞧她的面孔，她正在皺眉頭，一根羊花絨在忽急中斷了。我火起來，全身憤怒得和燃燒着一樣，理智失去控制的力量。「你不聽我！」我怒吼一聲，奔過去把綑緊綉花布的木架推翻。我吵，我罵，我瘋狂地把墨水瓶投着，墨汁濺滿天花板，把檯子椅子都弄倒，把玻璃杯砸着樹上的鏡子，碎屑紛飛。

我任着性做去，後悔也已晚了；這趙刺激她太深了。儘管哭了一夜，眼睛腫得像核桃一樣！她仍做着，綉花，翻絲綿，甚至弄衣服的邊，她不理我，默默地不聲不響。

我甘願受她打，受她罵；可受不了這種難堪的待遇。屋子裏像冬天一樣寂寞，靜悄悄，祇有孩子偶然的哭聲。我又有男人所有的倔強，不再願向女人低下頭；尤其不願意向養着自己的女人屈服。這古怪的性格，使我失業後不容易找到事，也毀滅了家的安樂，可是我又永遠改不了它。

第三個孩子生下來，因他胖，人常給了他小胖的名字；孩子挺胖，她却一天天削瘦下去。生育還沒過十天，她勉強支持地爬起來，除了洗衣，掃地之外，她還忘

不了繡花賺錢的生意。她同我不大講話，成了老例；我要找甚麼東西，也得叫大孩子傳話；當我有時裝着笑，找話向她搭講時，她會突然激動，情感衝動地哭，不願恢復從前的情好。

人家憐重她，她趕着做活；她的頭髮老落了許多，一縷縷飄落在地上，面孔也萎黃下去，眼睛失去原有的光彩，脚背也天天虛腫。她偶或委曲似地唱嘆了一聲，一會兒就又埋頭在工作裏。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我倆的隔膜跟了時間加深，雖說天天伴着，兩個人的身邊，彷彿隔了無限黯黑的深淵。

她的咳嗽，跟她一針針的鉤花加深；她仍是不聲不響，咬緊了牙關地忍耐着。直到倒在床上纔發覺病得那麼深；晚上發虛汗，頭暈得糊糊塗塗，胸口像針一樣刺痛，身子削瘦得不像樣了……。

她也不願意去看醫生，更怕喝那樹皮草根煎的苦汁；她把苦痛讓她耐經去支持，把哀怨深深地蘊積在心裏。病一天天加重起來，她仍勉強起來做一些雜務，過了一會却痛苦地倒在床上，病顯然是了不得的沉重了。

妻的妹妹接了信，到上海來了；她想看看童年時生活的家鄉，看看幾年不見的

……。

天還沒有亮，當祇有她和我在一間屋子裏的時候；她突然改變了態度，那末和氣，那末溫存，一雙病得凹進去的眼眸，發呆凝視着我，一種眷戀的情感在她瘦削的面上表現着。她問我有沒有錢，接着從皮夾裏抽出幾張用生命換得來的鈔票，她喃喃地掀動着沒有血色的唇皮，聲音發抖，就像斷了琴絃般的震慄。

「——給你留着有用。」

我激動地接着，感情像波浪樣起伏；在那一瞬間，我重獲得多少個月所沒有的溫情和幸福。我想伏下身子，熱情地吻他的衣角……。她去了，我惆悵地望着她的背影在路上消失。

x

x

x

兩個月過去了，冬天是到了，枯黃的葉子一片片被掃下來，冷峭的風，刮得窗簾發響；我抱了小胖——她心愛的第三個孩子。依靠他嬌嫩的臉，他有紅紅的面頰，也有像她一樣的小的嘴，比她更小的眼睛，很奇怪的，他特別像她：我緊緊地抱

住他，悲哀地噙了眼淚凝視亡妻的遺像，天是黑暗下來了……。

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妻亡後的第二十天作

誤點的火車（中選第二名）

——我的偏強——

我和丈夫從前是一對熱戀着的情人，有五年絳紅色的歷史。在那悠長的過程中，甜、酸、苦的滋味都滲過我們的心房，使我們的情愛有了堅固的基礎。在我高中畢業，他大學畢業的那個暑假裏，我們在牧師之前結婚了。婚禮還相當隆重。當教堂的鐘聲第二次響了，我準備出動時，情人尙跑進化裝室來，送我一朵鮮嫩的玫瑰花：這花正如我們的心，美麗、芬芳。

結婚到現在已經有六年了，我他已是一對子女的父母。有了一對可愛的兒女，更使這小家庭顯得活躍、美滿。雖然也有夫婦角的時候，但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有時覺得吵了之後的好，比平日無事時來得甜蜜些。常常有時拿離婚鬧着玩，覺得怪有味，因我們相信，離婚之後誰都離不開誰，那麼比不費勁的終日住在一起，要有趣味多了。

夫妻若有了口角的惡習，或太不客氣了，當局者總以為並不重要，其實許多危險性蘊藏其間，多少悲劇產生在這輕微的事上，尤其倔強的個性，會使悲劇爆發得更猛烈，更離奇！

七七以後，我們由北平逃至武漢，過了些時又到長沙，在小吳門租了一所新式的樓房。價錢並不高，因房東怕轟炸疏散到他處去了。我們在此安下家，置備了大批的傢具，過着安適的生活。相安不到一月，一天，夫妻因細故吵起來了。開頭是討論，後來是彼此抗議，最後，雙方氣憤填胸的胡吵，吵到晚間上了床，還不罷休。我一向是孩子脾氣，加以祖傳下來的倔強個性，使我的話十分衝動：「明天一定離婚，在所不惜！他媽的！」『離就離，滾你的！去當姨太太！』這樣結束了爭吵。第二天起來，我們都已心平氣和。我照舊到樓下做早粥。過了一會，妹妹下來告訴我說：「我看見姐夫在寫一張離婚字據！」『不管他，鬧着玩哩！』我滿不在乎。當我們上樓去，見他笑咪咪的，果然寫好一張，上書他和我結婚多年，現因感情破裂，無條件離異。所生子女，由男方撫養，與女方斷絕關係。除登報聲明外，各留此紙為據。下面他已簽名、蓋章。我讀完之後，他叫我也簽名、蓋章。我覺得

存。「好！」我爽快的寫了。我的心是輕鬆的，並沒有感到甚麼。丈夫的態度依然和藹可親。我曉得他是無意識，爲了好玩挑逗我。我呢，既爲了好玩，又要顯示自己的鋼鐵，寫就寫，毫不推却。這樣一來，丈夫把自己弄到主動的地位，同時也不願在妻的面前屈服，所以他的把戲一步步跟着來了，終至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個交換字據的玩意兒過去之後，他又提議起草離婚的啓事。我當然沒有反對。我的態度非常從容，啓事寫好了，事情顯然變成真的模樣，我靜待着命運的驅使，尤覺丈夫被鞭策得可憐。他又開口了：「那麼你收拾東西吧！今晚八點的火車，我送你們返武昌，把你和你妹妹交給你胞弟，我再把兩個小孩送交我的父母。」丈夫笑容可親的面龐已經變成憂慮、消沉。事情絕對弄假成真了，我心中有些難過，但是不能示弱啊！我還得表示「在所不惜」表示我是一個能夠斷然離開丈夫獨立生存的女人。倔強的個性開始了內心的傷痛，一直傷痛得心碎。

倔強與傲慢，使我果斷的，毫無情義的開始整理箱子，這是出乎丈夫意料之外的。我慎重地分開每一件雜物，將自己的完全歸入一個箱子。當他的一件件衣服被

我擯棄時，心是怎樣傷痛啊！上面滿載着我的深情，是相愛，一針針織成的啊！其中有兩件孩子的衣服，想留為紀念，但心頭一硬，算了！去吧！過去的去吧！今日死去，未來要自明日更生，以後我要變成一個沒有感情的人，任命運，漂泊到海角、天涯，毫無索累，多麼自由！忽然，我看見丈夫在用手拭淚，這使我意外興奮。他分明是捨不得我走的。希望他首先向我妥協，但已成僵局，誰肯先讓步呢？都想保持自己的尊嚴。不久，我整理就緒，看見丈夫悲痛的樣子，使我更加難過。無疑的，雙方都依戀不捨，就惋惜我們過去悠長的歷史。那纏綿多年的情絲，依然牢牢的繫着兩顆心。但是表露在外面的，却是另一種極度相反的東西。丈夫看我如此果決，似難挽此危局，於是作到最後一步，「我們該到報館送離婚啓事了！」我一直保持靜默，對他所提每件事，毫不反對。終至在妹妹含着淚的視線裏，一同走出大門。兩個被惡運捉弄着的可憐蟲，走向自相毀滅的窄道，步入地獄之鬼門。我尾隨着他，見他一直傷心的隱泣。我的淚，却一口一口的咽下去，「飲泣」的滋味，我初次嘗到。大街上，人如流水，使我目眩，神經幾呈半麻木狀態，兩腿機械的向前邁進。但遇見做母親的牽領小孩時，心如刀割一樣疼痛。中途，丈夫忽停步，似有話

裏說的樣子。我再無勇氣走近他，不忍再看他痛哭的臉，他既這樣悲傷，但為何不懸崖勒馬，終止這悲劇的表演呢？去吧！懦弱的男人！滾蛋吧！可咒詛的女人！數分鐘挨過了，又開始前進，一步步接近了報館，我們死刑的宣佈者。終於，走到全日民日報館，兩個半瘋的人，拖着遲滯的脚步，走向辦公室去。丈夫把啓事交了上去，那人看看條子，望望我，我站立門側，猶如在法庭前，任人審視的蕩婦一般。我的美貌令我含羞。人家似乎也爲我們惋惜，無可奈何的把條子收下了。丈夫付了錢，我們又在奇異的目光裏，退出來。天啊！五年的情人，六年的夫妻，就如此兒戲般的了結？母子骨肉悽慘的生離……

走到岔路口，丈夫請我仍做午飯，他轉到別處去了。於是我一人走回家，一路想着明天以後的事，登誓：再不做婦人，除非重投到丈夫的懷抱裏。當前的問題是：怎樣能使我忘懷過去，甚麼東西才能醫愈今天的創傷？那最好去投入游藝隊，像我兩個同學一樣，那是何等快意的生活啊？一路想得十分開懷，不知不覺到家了。一進大門，便看見我兩個可愛的孩子，天真、無邪，不由得抱起兒子來，心頭一酸，熱淚奪眶而出，流到那蘋果般的面頰上。剛剛一歲半的嬌兒，除那敏捷的，

望望媽的眼睛以外，還曉得什麼呢？他知道已經被一刻不能離的「媽」，狠心遺棄了嗎？她想到這是末次被抱在「媽」的懷裏嗎？……我的心疼得難忍，淚不止的流下，是血淚的交流啊！打住罷！沒骨氣的女人！當心丈夫回來呀！我機警的放下兒子，默祝她們前途幸福。在大的世界裏，我們總有相識的一天，親愛的孩子們，再會吧！

午飯，丈夫吃進許多眼淚，我依然靜默不言，讓眼淚流到肚裏，這是最痛苦的哭泣法，一陣陣喘不過氣來，而用手緊按住胸膛。架上的魚肝油瓶忽然爆炸了。「多麼好的象徵啊！」丈夫苦笑着說。飯後的空氣、更緊張了。七點鐘以前的一分、一秒，相繼逝去。妹妹手忙腳亂的收拾行裝。我的腦筋又有些麻木了，站在窗口發怔，但一聽見孩子的哭聲，便敏捷的跑去。孩子每次的哭聲，使我腸斷！時間終於不可避免的到了。我們在月色朦朧中，分乘了三輛人力車，向車站駛去，在站台一個角落裏停下，大家坐在行李上休息。孩子們歡天喜地的談笑着，「媽！我們又要坐火車了！」三歲的女孩高興的說。可憐的孩子，這個火車將載去你的母愛，使你
和「媽」永遠的分開了！「媽才給我買個都！都！都！汽車。」「好！我勉強答

盡情的流，流到孩子的臉，流到自己的衣襟。丈夫說時間還早，叫我們去吃麵，我們便到最近的一家館子去吃。我無論如何吃不下，她們吃飽了，我叫妹妹喊丈夫來吃。我似乎還有什麼野心，但是那有勇氣呀？丈夫果然來了，他紅漲了的面龐委實可憐！但我沒有勇氣向他妥協，結果還是說出相反的話：『這多年，我對你不起，現在雖然分離了，請你日後對我不耍仇視。在社會上，我們還是朋友！』我顫抖着。『有甚麼可仇視你的呢？』丈夫也啞不能言。我深知，今天他的心已傷透了，十餘年爲我，嘗盡了人世的辣酸，只有我才能彌補他的傷痕。但我是這樣剛毅，頑強，負氣的離開他，終至，連一滴眼淚都不肯給他，使他沒有向我表示留戀的機會。

我們回到站台，丈夫買了一包橘子，並親自遞兩個在我手裏。綿綿的情意，使我沈醉在甜蜜的回憶裏！……

時間已經過了許多，八點鐘的車怎麼還沒到？我有些奇怪，同時想，有沒有要緊的事說呢？於是我們又開始對話：『現在請求你一件事，就是丟在淪陷的家中』

的我的照片。誰來有機會，誰當爲我保留，當絕爾後我還有，我這性靈誰能說
容。」「不！我絕不叫她們認識你！斷絕一切你們來往的機會！這樣狠心的媽！算
了吧！」「但是，請你顧及人道，我們總是……總是骨肉啊！」「像片我可以給你
保存，但絕不是爲給孩子看！」「我們都沈默在哭泣中。

『買票沒有？』我驚奇的問，丈夫被這一問，好像發覺了甚麼。『你問買票沒
有做甚麼？』『不做甚麼！』我低下頭。但是丈夫轉哭爲喜的面容，我早已看見
了。『今天的車誤點了，要等午夜一點半才有車呢。』天！這消息使我幾乎發狂，
我們還有四、五個鐘頭的壽命哩！這期間，說不定有甚麼變化。我依然保持靜默，靜
待命運的轉變。『你是不是至死都認爲自己是絕對的對，沒有一點錯？永不肯回
頭？』『怎麼能夠呢？誰是絕對的對，絕對的錯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那麼，
這件事，你有錯沒有？』『自然有，但兩人是一樣，並非我錯你對！而且這事，鬧
到現在爲止，全是你促成的！』『還是如此強頑！既然有錯，肯不肯改善？』『一
人改有甚麼用？大家努力才行！』『嘿！』丈夫笑了出來：『那麼好了，我們還是
一同回去吧！大家努力改善自己的短處，建立新的生命吧！』我的尊嚴再也無法保

持，大家破涕爲笑。『梅立！請你趕快到報館把啓事取消，恐怕要掛版了！』姊妹咯咯的笑着，飛跑去。兩人都深深的呼了一口氣，緊壓了一天的大石才沉落海底。不一會，妹妹回來了，笑個不止。『報館的人真好玩，我告訴他們，今天送來的那個離婚啓事，現在作廢，不要刊登了，他們說怎麼又不離了，又好啦！還是不離的好哇！我們也不願登這種啓事。我說對了，謝謝你們，當我走出大門還聽見他們在笑。』妹妹這一席話，把我們引得大笑起來，兩個孩子，仰着頭，看見爸爸媽媽大笑，也都莫明其妙的笑。於是在皎潔的月色中，我們又乘了三輛人力車，回到小吳門。一家四口，又睡在一張床上了。從此開始了新的，與美的『家』。

我們現在流亡到昆明，到一個世外的桃園的鄉間，傍山、依水，奇花遍野的理想之地，建立了暫時棲身之處。在這裏，過着簡單的生活，有着溫暖的家！常想起這家的組成是多麼偶然，能不歸功於一列誤點的火車嗎！

會享福的人（中選第二名）

若 萍

——我的嫂嫂——

我有一個嫂嫂，是大嫂，比我整整大十歲。『長嫂如母』，我應當很尊敬她的。我從讀中學起一直跟着她過日子。十幾年了，我們相處的時間不能算短、可是我們中間總像隔着一堵高牆。我也看不見她，她也看不見我。我們住在—所房子裏，像住在地球的兩極。的確她沒有說過我的壞話，至少我沒有親自聽見過；我在此地也並無公開表示我們對她嫌惡的意思。我的哥哥可以作證，十多年來，我們沒有紅過臉，吵嘴是更不會有的事——嫂嫂道地是好脾氣的人，從來不和人吵架的。

按照習慣，我應當先說嫂嫂的面貌。其實說也等於不說；因為她既不太美，也不太醜，面貌上毫無特點，頂普通的一個人。你在街上天天可以碰見她，矮矮的，胖胖的，應福泰泰的一位太太，早晨帶着娘姨上街買菜，下午拉着一羣孩子馬路上溜躑着。不，我的意思是說，你如看見那樣人就等於看見嫂嫂一樣。其實他是不大

遣。她每次都剪來大批孩子的衣料，每次都整齊齊的塞在箱子裏；孩子却永遠穿着那幾件舊衣服。

假如你有機會到嫂嫂的閨房裏走一趟，你一定會毫不遲疑的相信嫂嫂是一個天才的收藏家。凡是有福氣的太太所應有的東西，她不會缺少一樣。梳洗臺上排着一列列的瓶子，雖然滿是塵土，你仍然可以認出這是古龍香水，那是巴黎髮油，如果你不太外行的話。大紅皮箱裏，當然囉，滿是精緻的衣料。然而斜倚在床上的主人是甚麼樣子呢？好，現在趁他睡得正香，你不妨多看她兩眼，你看見一張黃臉，沒有粉，沒有胭脂；你看見油漬的藍布袍，你還看見床前一雙出色的鞋子，面朝地躺着，前底上一個黑洞。你不要笑，這正是人所共知的嫂嫂的美德。現在的太太們都那種妖妖嬌嬌的樣子，嫂嫂最看不上眼。一家主婦是應該節省的，但爲表示身份，她仍應當買齊一切應該有的東西，堆在桌子上，塞在箱子裏。讓塵土保護牠們精緻的外表。

你看見嫂嫂屋子裏沒有一本書，一張紙，一枝筆。然而嫂嫂却是道地的大學

士；有文憑爲證，你不應該稍有懷疑的念頭。嫂嫂畢業後就結了婚。結婚對於女人，正如從前的晉舉對於秀才一樣，一朝登第，書本立刻就變成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話雖如此，這却並不能證明嫂嫂沒有學問。你如看見她寫信時那種嚴肅認真的神氣，你一定會想像到她從前在學校時是如何用功的學生。在婚前她不是天天夜裏辛苦寫情書給哥哥，我不知道，至少她婚後我看出她對於拿筆寫字是不大有興趣的了。原故是她太忙，而寫信對於她又是頂費心的事。她要照料孩子。（她現在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了。）想想看，五個孩子呢！雖然有娘姨領着，可是仍得母親費心不是？而且她需要多量的睡眠，她是胖子，那個胖子不待每天睡兩覺？

世界上的人可總分爲兩類：一種是天生享福的，一種是生成的勞碌命。自然，環境的好壞也有關係；但在相似的環境中，你可以清楚看出這種天生的區別。嫂嫂顯然是屬於前者。她喜歡聽別人說她有福氣，實際上她自己也在身體力行。譬如說孩子多當然是一種有福氣的表現，可是要因爲孩子而把母親操勞得骨瘦如柴，那總有點說不過去。嫂嫂是聰明人，所以嫂嫂是胖子，現在不瘦，將來也沒有瘦的可能。每天兩次的睡眠將使她更加福泰。孩子們的事，既自良夷門管，家庭裏是無

爲福治，一團和氣

我說嫂嫂是會享福的人，我既非恭維，也無輕視的意思。每個聰明人都以為人生最後目的是享樂麼？命運把嫂嫂這樣一個享福的人放在可以享福的環境裏，真是一個巧妙的安排。娘家婆家都是中產階級，體面人家。丈夫也一直做着體面的事。無憂無慮，兒女滿堂。不過我相信，即使命運安排錯了，嫂嫂也不會瘦下去的。除非是錯到讓她每天吃不飽飯的程度。話雖如此，嫂嫂的無憂無慮並不能解釋她是個積極的樂觀主義者。她對於任何事情無所謂悲觀樂觀，喜歡不喜歡，她只是聽其自然而已。因此四不皆空，了無煩惱。

其實說嫂嫂毫無煩惱是有點冤枉她的。我相信她有時想起某些事情時，一定不很舒服的。譬如說，丈夫爲什麼有這麼多的親屬呢？偏偏他們又窮得這樣可憐，一定非要靠着她吃飯不可！第一位當然是我；我跟着她十幾年了，只算飯錢已經夠賺的，何況每年還得交公糧費！再，丈夫家裏還有個老母親；婆婆是世界上最要不得的東西，沒有門外。雖然她不在眼前，想起來時終有點不那個。我相信這些事嫂嫂想起來時一定會皺眉的。但會享福的人決不故意時時去想這些麻煩的事情。如是

我不每天和蘭同桌吃飯，她也許根本就記不起家裏還有這樣的一個食客。為避免「麻煩」，她是向來不過問我的事的。因此多少年來我們總能保持若正常的關係：不吵嘴，不打架，她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她。

對於這種生活，你當然會想到，在起初我是忍受不了的。一個十幾歲熱情的孩子希望從每個人得到熱情的回報，尤其是自己嬌弱的嫂嫂。當他碰到意外的冷淡，你可以想像，他將如何吃驚，如何悲苦，像受了多大委屈，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次感情的創傷。記得那時我們是住在北方。嫂嫂產後忽然害起凶險的大病。哥哥天天在醫院裏陪她。家裏只剩下我自己，冷清得使人想哭。每天看着哥哥愁苦的臉，我真的會私自流下不少眼淚；一個剛離開母親的孩子總是這樣敏感的。一天我到醫院去看她——沒有人叫我去，是我自動的去的，我當時尚不懂得甚麼是虛假——當我看見她面色灰白躺在牀上可憐的樣子，我自動的真心的哭起來，相信我，那是從心裏流出來的眼淚。我走近牀前，哽咽着想說些甚麼，然而她的眼色——天哪！叫我怎能忘記那眼色呢！——像一陣北極寒風，立刻吹凝我的血液，吹乾我的眼淚，塞住我的舌頭。我沒有方法形容那眼色，也無法解釋，難道在她的眼睛裏，我真是那樣

污濁可憎，像貴婦人永遠厭恨的叫化子一樣麼？但她顯然是受了驚，像躲避瘟疫似的翻身向牀裏。我當時是怎樣默默的踱出醫院，默默的踱回了家，以後又怎樣默默的用另一種眼淚折磨自己。我都是不甚清楚。到如今十幾年了，我已不再如那時的熱情感激，我已熟識人類的真面孔，我不再那麼大驚小怪，然而那眼色，那包含憎惡，冷淡，輕視，使人寒戰的臉色却永遠陪伴着我，沒有一日離開過。

現在我並沒有責備嫂嫂的意思，我和她相處愈久，我越能了解她，原諒她。當我知道她從未對誰熱情過，即使對於丈夫孩子也是那麼冷冷的，我還能忍心苛責她麼？對於她，熱情即是煩惱，最好大家都那麼冷冷的，才可省却一切麻煩，一切糾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可借她當初走錯了一步路，嫁了丈夫，生了五個孩子！

感謝嫂嫂的這種超然的態度，這個家庭內，十餘年來，從未有過狂風驟雨，驚濤駭浪，一切都如層冰下的寒流，平平的，靜靜的，自自然然的流過，絲毫不受外界的影響。雖然沒有春意，有點寒冷，但我年事漸長，已稍有耐性。嫂嫂願意和一切人永遠保持着一個較遠的距離，那次我受了她的冷眼，其實還是我的過錯。我絲毫

不能怪她。因我年幼無知，不明事理，擅自走近她一步之故。現在我已學得不少乖巧，所以我們將永遠維持我們正常的關係，我們中間的一堵牆也將越築越高了。

某日我放學回家，聽說嫂嫂的母親已在家鄉故世，嫂嫂的房裏却靜悄悄的，我想痛極的哭泣本應是無聲的；哥哥又不在家，我應當破例進去看看。但我走進房門，我聽見的不是嗚咽，而是一陣極勻稱的鼾聲。嫂嫂！祝禱你帶着一個甜蜜的美夢，你這會享福的人！

誰殺害了姊姊！（中選第四名）

綠波

——我的姐姐——

上月的今天，我的姐姐死了！她遺下給我的，是一段悲慘的故事。

姐姐比我長兩年，她生活在人間不過二十二歲。但却有一半時日是在神祕的痛苦中渡過去的。

我們的家是一個大家庭，我有三個伯父和兩個叔叔，連叔伯的兒女算起，我有九個姐姐和八個妹妹；七個哥哥和四個弟弟，然而我同胞的，就只有這一個姐姐。在這許多姊妹中，我的姐姐長得最美。她粉紅的長圓臉上，那一對睫毛很長的而發光的黑眼睛尤其動人，眼睛上面襯着一雙彎長的眉毛，鼻子微高，嘴唇表現着幽綠美而紅潤，牙齒潔白而整齊，她雖然很少笑，可是笑起來時可使我們羨慕極了，我從沒有見過如此美麗的笑臉。

姐姐也很聰明，在學校裏，她每學期都考在前三名的。她是才貌雙全的皇

后，「同學都這樣稱呼她。她讀完一完讀完高中，後來因身體不大好才休學。

姐姐的性情是多感而脆弱。在家裏，她常奉侍長輩，友愛弟妹，所以家雖是一個麻煩而混亂的大家庭，但她的地位卻很優越，誰都敬愛她。

姐姐在初中以前是很活潑的，但自從進高中之後便一天天的悶靜起來，甚至逐漸沉默了。那時她不過十八歲，可是她的端莊和嚴肅却超過了她的年齡。

她對我最好，體貼得真是無微不至。我們兩人睡在一間房裏，除了上學，我們是無刻不在一塊兒的。

然而，姐姐却有一種怪脾氣，她不歡喜和男性玩，也不許我和男性玩；雖然是自己的兄弟，她也不許我對他們過於親近。所以在那時，我敬愛她，也有點兒怕她。

她的怪脾氣却很能適合長輩的心理，所以親戚們都很希望得到姐姐做自己的媳婦。從她十七歲起，便有很多人來爭求這門親事了。可是每次母親向她徵求意見時，她老是不快的搖一搖頭。

姐姐的才貌同時使得很多異性向她熱戀；可是她的嚴肅使這些人無法向她親

自從她十七歲起，她的性情是愈趨愈沉默了。她在年齡愈長，便愈沉默，竟至終日靜坐無事。她不再歡喜運動，也不歡喜玩，終日把精神和時間消耗在書本上。她的書桌裏一日日堆滿了書。

爲了她身體的日漸衰弱，雙親以爲她過度用功，所以在她高中畢業之後，便令她暫時休學。

姐姐平素很愛花，尤其喜愛白梅。她休學之後，父親給她買了很多花種，讓她在那園裏栽培。她休學後空閒在園中，整個時間她都消磨在花園裏。在嚴寒梅花盛放的時候，她常常一人呆立在後園裏獨一的梅樹底下，對梅花凝視，沉思。

雙母的兒子，我的大哥哥，比姐姐長四歲；姐姐休學的那年，便是他大學畢業的時候。大哥哥是一個聰明伶俐的男子，模樣兒長得也好，母親很歡喜他，他很愛姐姐，雙母也愛姐姐。在姐姐十八歲的那年曾向姐姐求過婚，可是却被姐姐的搖頭拒絕了。大表哥畢業後來尋我們，都是正值初春，我把他帶到後園裏，姐姐正在梅樹下攀折梅花。他們作公式的招呼之後，甚麼話也不說，姐姐仍在弄梅花，大表哥

則呆望着姐姐，同姐姐呆望梅花一樣。我站在他們兩人之間，弄得手足無措，便偷偷的溜走了。後來他們兩人從後園裏出來，我看見他和她的眼睛都有點兒紅潤。

從此，姐姐的神情更加憂鬱，甚至雙親的面前也不容易見她的笑容。

大表哥從此便不再來我們家裏，不久聽說他病了。

姨母和母親的往來比平時特別密，而且她們都帶着不安的表情，好似將有大事臨頭一樣。

原來大表哥的病是爲了姐姐。

一天，雙親和姨母又在談姐姐和大表哥的婚事。姨母的懇求十分迫切，雙親決然地答應了她。

當晚，我和姐姐都在房裏看着書，母親進來了，和平時一樣，又很慈愛地和姐姐談婚事。

「女孩子大了總得結婚的，你這樣地一天天沉悶下去，使我們都感不安。」母親揉弄着姐姐的頭髮，在一句句的解勸。她並說大表哥怎樣地好，和病得怎樣地可

母親由慈祥的微笑而變成苦笑，終於流淚了。

姐姐也流淚了。她由鎮定而不安，突然她抱住了母親，同小孩一樣地哭泣着。

「到底爲甚麼呢？」母親撫慰着問。

「我怕，」姐姐失聲地說出兩個字。

「怕甚麼？」母親急切地問。然而姐姐又沉默了，她再也不吐出一個字。母親

更形失望和不安。她又嘆息和流淚了。「唉！苦命人！」母親好似對自己說一樣的
低沉。

姐姐突然揩乾了淚，拉着母親，吃吃的笑。這笑是含有無限的痛苦和刺戟的。

「好吧！就答應。」姐姐漲紅了臉說。

母親這一喜是無字可以形容的。因已是睡眠的時候，她讓我們睡好，替我們熄

了燈，才回房去。

我半夜醒來，聽見姐姐的啜泣聲，我不了解姐姐的心事。

前月，姐姐終於和大表哥結了婚。她的性情由柔順而變成固執，雖然我們都竭

力縱她行新式婚禮，但她無論如何都要坐紅花轎。

在她婚前的兩夜，爲了盡量和她親近，我爬到她牀上去睡覺。「你愛大表哥嗎？」我刁皮地問。姐姐紅着臉點頭，我再問她怎的耍那麼兩次拒絕？怎的又常常鬱悶？但她却甚麼都不告訴我。

「披面罩，坐花轎，太古老了，」我用譏笑向她挑戰。但她却裝睡，不理我，我也賭氣地睡了。

姐姐終於坐了花轎，離開了我。

她婚後的第三天，是俗例新婦回門（返娘家）的一天，我們預備了很豐美的筵席來歡迎他們，我更歡喜得雀躍了。我不上學，在家期待着她們，熱望着她早些來臨。早飯後姐姐來了，我用盡了孩子的熱誠去歡迎她，然而當姐姐拉着我的手的時候，不安馬上刺激着我的心。她比前更瘦了，美麗的眼睛失去了光輝，脂粉不能掩飾她蒼白的臉色。離開姐姐不過五天，而她却變得那末蒼老了！雖然衣飾是那麼精緻啊！

姐姐一樣，拿不自然的態度翻閱。

在熱鬧的筵席上，我吸不到一絲快活的空氣！

姐姐替我喝酒，醉了，我扶她到我的牀上。她開始嘔吐痛哭，不久，便暈迷地睡熟了。當晚，姐夫獨自回去。

次晨，她才開始呻吟。可憐啊！姐姐從此便被病纏繞住了！

她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已非昔日美麗的姐姐了，眼睛被淚水浸成腫而無光，面孔和嘴唇都變成可怕的青白色。所有醫生都已請過；大小便，血和分泌物，可以檢查的都已檢過。但始終找不出她的病源。體溫有時升高，有時降低，她不吃，除非雙親用眼深來勸她，才勉強喝下兩口牛奶或肉汁。她不說話，不笑，連苦笑也沒有，流淚，嘆息和呻吟伴着她長過極長的時日。

姨母天天來看她，要接她回去，但她堅執地老是搖頭。

從姐姐病起便沒有見過大表哥的影子。雙親差人去找他也找不着。姨母的神情極憂悶和煩燥。她說大表哥壞透了，整天在外狂遊縱飲，深夜也常不返，這情況弄

得全家不安。親戚朋友都在竊竊議論了，有的造出姐姐不名譽的謠言，有的同情地嘆息着！

姐姐病後的第九天，家中又出了亂子。三伯父的兒子六哥，性情極怪僻的六哥，那天早晨忽忽地來看姐姐。他緊握着姐姐的手，狠狠熱烈與悲哀地說：『七妹，想不到兒時的錯誤會鑄成永生的悲哀，我不會安慰你，連自己也不會安慰自己。我去了！』他說完了便飛跑出去，真的，他去了，從此失了蹤。

起初，姐姐沒有甚麼表示，她睜開眼睛又閉起來。但不久，他突然坐起來，兩手按着胸前，極難過的樣子。咯了兩口鮮紅的血，便暈倒了。在驚慌紊亂的空氣中，姐姐醒來了，雙眼又掛了淚珠。

六哥的失蹤和姐姐的病危加濃了家中不安的空氣，我的腦筋更形紊亂。我不明白六哥的話和他出走的原因，更不了解姐姐的悲哀的心事。

六哥失蹤後的第四天，姐姐的精神突然好轉，她自動的要吃一點牛奶。晚上，她告訴雙親說她要靜靜的養神，叫人不要進她房裏，留我一個人伴她。晚上九時，她叫我把門關起，我的心充滿了驚異和恐怖。

「姐姐，你是一個極端的女性。怎麼說壞？我不明白。」我的心已經起了大恐慌，她更神祕莫測了！然而我仍壓制着表情。

「是的，我有時也認為我絕對沒有錯、從我懂事起我便好好的做人，但是，不幸却在兒時造成了不可救藥的缺憾和悲哀。這缺憾促使我新婚兩日便和大表哥分手。我的怪僻的性情你一定不會明白，六哥的話和失蹤你更莫明其妙了！我快死了，我告訴你這段故事吧！可是你不能使雙親知道，他們會傷心的！」

「十四年前，我八歲的那一年，大哥結婚的那一天，因為六哥和我特別要好，他教我玩一種孩子愛玩的玩意。看完了大哥行禮後，我們便偷偷的到後園去。他扮新郎，我扮新娘，我們也行禮，吃東西，不知六哥從那裏學到這些壞事，就在那天我失去了處女的位置了！然而那時我不感到悲哀，我甚麼也不懂！只是心中感到很不舒服。我開始感到六哥可怕，我不再和他玩了。從此，我看見男孩子便感到不安，我怕男性，好像每個男孩子都是粗野似的。」

「我的年齡漸長，害羞和貞操的觀念也逐漸滋長。我漸漸地感到羞愧與寂寞。」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新的思想使我證明我自己沒有錯誤。我努力讀書，預備在學問和專業上尋求我的幸福。我決定不結婚，然而父親不了解我，他們要我結婚。每次議婚的消息便如一針毒刺，我的心被他刺戟得真痛苦。

「然而，我的心仍藏着青春的熱情，這熱情被大表哥的熱愛誘發了。可是我沒有忘記自己的缺憾，我的心在矛盾的痛苦中跳躍。母親爲我焦急和悲哀使我決然去決意。我希望我的端正行爲證實我是一個貞潔的女人。我更希望大表哥能了解我的痛苦，信任我的經過。」

「可是，可怕的事終於來臨了，大表哥不相信我。事實上我無法向他辯解，爲了家，爲了六哥，我認爲六哥沒有錯。我不願意加罪於他。於是，我默然和大表哥分手了！現在，六哥已經失蹤，我已快要死了。可是我覺得大表哥對我的懷疑，很使我傷心，也許他也傷心。所以，在我死後，請你告訴大表哥，我並不是真的不貞節的女人……」姐姐用盡了她的氣力，連續地講着，她不許我打斷她的話。她說到這裏停止了。我正預擬這時我可以向她解釋解釋，用我所知道的法律和道德來證實她

來，房子裏突然起了巨大的騷動。母親在放聲哭喊，父親忙亂地派人找醫生，同時通知姨母。悲憤激蕩着我的心，血好似在全身沸騰着。我想着姐姐的話，想起大表哥，我如瘋狂般的跟着那個到姨母家的人跑出去。姨母的家隔我們兩條小馬路，時間已經午夜。不知那裏來了勇氣，便我在冷清的街道上飛跑，連傭人幾乎也追不上我。我們衝到姨母家的門口。急促的鐘聲和像已使姨母知道了我們的來意。「怎麼樣了呀？」姨母鬆慌地問。「大表哥呢？」我不知道去答姨母的話，我只想找着大表哥出氣。「他剛回來，甚麼事呀？」我不答姨母的話，讓工人告訴她吧，我想。於是我忽忽地到大表哥房裏去找他。他還沒有睡，一個人呆呆的坐着。他的臉漲得通紅，房裏充滿着難過的酒氣，顯然他是有醋意了。

「你錯了，大表哥，你的誤會殺害了我的姐姐！」我劈頭便這麼說。我尖銳的聲音似乎已把他的酒意驚醒了。他呆呆地看着我，好似在想着甚麼似地。

一個人何必那麼不加思索便加罪於人！」我冷冷地說。

「你這鬼言真死了嗎？」他突然狂叫一聲，雙手握緊着我的雙臂。我看見他的眼淚出來了。

「是的，她會寬恕我！」我生氣着說。他突然放開了手，就跳出門去。我本能地跟在後面，懷母和傭人本在前門等我們，可是我們連招呼他的機會也沒有。我們從她身邊飛過，飛到我的家，飛到我姐姐的牀前。

房子裏的人比前少了些。姐姐已經蘇醒了，但她已經十分垂危。她用鼻翼短促地呼吸着，閉着眼睛，靜靜的，連呻吟的聲音都沒有。

大表哥雙手捧着姐姐的臉，瘋狂地叫姐姐的名字。姐姐很久才張開眼睛，神情好像十分不相信她目前的情況似的。她凝視了片刻，淚水從她枯澀的眼睛裏湧了出來。

「原諒我！七妹：我知道我錯了，從此我相信你！」大表哥懺悔而懇求地說。姐姐的唇邊現出了一絲微笑。這是她病後的第一次笑容。這笑容含有無限的感謝與慰藉，我的心被這笑容所感動了。我的腦海裏呈現出一絲希望，我希望姐姐從此復原。然而，「遲了！」姐姐的微弱的聲音驚醒了我的幻想。當我注意集中她的時候，我看見她很苦痛地抽搐着。

真的，遲了！姐姐的「遲了」的聲音尚在空氣中波動着，可是她已經斷氣了！

在哭聲震動着的空氣中，我用被淚水隔着的視線，看姐姐可憐的臉孔，她的眼睛半啓着，眼角仍掛着淚珠。

姐姐就是這樣的死去了，誰殺害了我的姐姐呢？

殘忍的交響曲 (中選第五名)

家 懷

——我的妹妹——

假使你有一個小妹妹，活潑天真的小妹妹，她會使你重感到童年的可愛；任何煩悶佔住你的心，那天真的安慰會起救你。

當天空的繁星閃爍着，有一個小妹妹，她問那個是『七姑星』（註一），要你講點關於『七姑星』的故事；蘋果的小小臉，鑲着烏亮的小眼睛睜大着等待你的答覆，你便有萬種心情也會放開來解答她。

每當別人的小妹妹淘氣地捏着她的哥哥或姊姊的手，要講故事，或要東西，那時我總覺得他們是有福氣的。和小孩子相處是頂可愛的境地，那真摯的態度會使你被無情社會所摧朽的心又跳動起來，好像一塊硬去的麵包浸潤在黃白色的牛奶

（註一）七姑星乃俗稱，俗傳為七姊妹成仙之星宿。

外，還會說幾句俏皮話。有時，遇到他們高興，他們會滔滔不絕告訴你，他們所遇見的一切事情。講一件事情的人有遺漏，或忘記說的事情，第二個便會搶先說了。在這樣的境地裏，你便好像獨自坐在蔚藍的穹蒼下的海邊，默聽海浪的自訴。而那天真的，無邪的話，會句句激動你，擴展到你心胸深處。

我並不是沒有妹妹，我有一個小妹妹。妹妹坐下來我便私自欣慰着；我幻想，她會跳到我的面前鬧着去玩，在田堤上，她拔了一把狗尾草，招着手自負地說：

「來，鬥狗尾草，看有敵手麼。」

假使你鬥贏，她會老纏着你再鬥，直到她勝利，她才再笑嘻嘻抿着嘴說：

「險些給你打輸了。」

幻想儘管幻想，世界是永不美滿的。那時正是一九三一年，世界最不景氣的時期。不景氣的急潮湧向每個角落，父親和朋友合營的舖子，也在這時收歇了。

錢的來源斷絕，生活就成了大問題，幸得父親平時勤儉，一時尚不致斷炊，而家用也便力求節省，非到萬不得已，決不輕易亂用。

母親除照顧我和比我小二歲的弟弟外，又加多一個小妹妹的累，而入廚房，洗衣服也是她親自操持。母親這樣日以繼夜的忙，人不是機器，怎能再捱下去，不久便頻頻病着了。那時我是十二歲，除了照顧弟弟之外，甚麼也不會幫忙。後來父親打算把最需要看護工夫的小妹妹『嫁』出去，起初母親反對着，但後來因為除此法外，委實無別法，也就只得含淚默許。

要獲得小孩子天真的慰潤，也非有金錢不成！

妹妹終於『嫁』到離城卅里的鄉下去了，從那時起我便痛恨金錢，且常常詛咒世界。

一年很快的過去，父親雖然找到職業，但，家境依然不好。每當看見天真的小孩子，我的心便麻木了，除了以嘆息來發洩外，也沒有自解之法。

是第二年的端午節，母親到鄉下去看妹妹，回來時眼淚紅腫着，我和弟弟也猜不出發生甚麼事故，又不敢問，恐怕增加母親的傷心。直到晚餐時，她才告訴我們妹妹已經瞎了眼睛。『瞎了眼睛！』以閃電掠過腦際，那夜，我們都極傷心，反正

原來妹妹到那養家半年，便因調養不善患了甘癩，而童養媳是賠錢才有人要的（註二），患了病不大人注意也是常事。直到脹起了膿，才用火去治（註三），愚蠢而無理的法子，只有加速使妹妹的眼睛不見天日。

人心始終是不良的，只要於己無損，天良是另外一件事，妹妹的養家終於把她悄悄棄在盲妹院門口……還有甚麼好說呢！

那所盲妹院恰巧在我的學校側隣，每天上學是必經的。但，我走過門口千百回，我從不敢向內望，一觸及黑色的門環，視線便隱模在淚水中，心中像被萬條箭鏃刺着。每次經過，我總是低着頭匆匆行過。

那所盲妹院是基督教徒辦的，每當院內做禮拜的鐘聲在空中敲動，讚美詩輕微地飄過來時，頂可發洩痛苦的唯有痛哭了，世界誰說不是殘酷的！

（註二）廣東（廣東）女孩爲人童養媳

（註三）鄉下用火治甘癩：爲古傳之法。

有一次我硬着心腸，約了幾個同學去參觀，其實主要的目的還是探視妹妹。

走進黑色的大門，經過夾道，在草場上，看護正陪着一羣盲女在曬太陽，一邊還教她們唱歌。那細小的口歌出的是人世殘忍的交響曲！我的眼淚流了下來，我強自抑制，趕緊掉頭向外望。看護起來招呼我們，那些盲女就沉浸在靜穆的空氣中，豎着耳在聽。我開始和看護對談，同時，我的眼睛在盲女羣中注視着；爲了避開人的注意，我只有藉談話來掩飾。

「請——教。」

「林——欽——英。」

「這裏一共有多少盲女？」盲女，不是被社會弄盲的嗎？我覺得不應該說她們是盲女，但，一時又找不出適當的代替詞來。

「大小一共四十個。」

在這時我發現穿白衣裙，小黃鞋，烏亮的髮辮着額的盲女孩，小妹妹，當然年餘不見，除了你的眼睛不復明外，容貌仍舊不變樣！

這時我的同學問看護關於盲女種種生活情形，我沉默着，我趁此機會再細細地

妹嗎？那靈活的眼睛已永不見天日！我全身戰慄了，我移前一步趨向妹妹，但，又退回來，從膝蓋上一陣冷襲擊了全身，我強制着感情的迸發。

我想問，但我不願別人看出我和妹妹的關係，我又不敢問，勇氣和畏怯交戰着，我終於藉妹妹在盲女羣中看去最小爲因，背良心問道：

『林姑娘，這個孩子最小嗎？』我指着妹妹，手指抖動得好像沒有神經約束似的。

『啊，是的，最小是她。』她好像感觸到甚麼，不待我再問便滔滔告訴我。

『她很伶俐，甚麼事也比別人容易曉得快，可惜沒有眼睛了……』

『哦！』

要不是在衆人面前，我簡直要抱着小妹妹嚎啕起來，但，我發誓不願別人知道這是我的妹妹。同情？世界是殘酷的……我強抑着感情，搶着問道：

『她是那裏送來的？』

『……囉！可憐啊，去年一個冬天的早晨，着門的彌陀門時，一個藍色布包裝

發現蜷伏在門階下。觸眼一看還在睡着，幸而沒有凍壞……」

『睡着！』不待她說完，我失聲叫起來。

『是，後來我們告訴院長，才把她抱進來，從此便養在院中了。不曉得她的父母是誰，爲甚麼殘忍到這般地步！……』話題被同學發問打斷了。許多金星迸裂在眼前，腦子似沙漠中風暴旋捲着，我險些倒下去了；世界是殘酷的，我發誓不願別人知道這是我的妹妹。

同學們還要別處去參觀，我託辭退出來。心痛得痺麻了，眼淚像決堤似的洪水直瀉下來，感情的奔放再也不能抑制了，我索性坐在路旁的林中石凳上盡情的哭；現在離開學校已三年了，我不致再見那使我匆匆行過的大門了。但，每當聽見鐘聲迴響在空際時，眼淚又會急流下來，在晶瑩的淚光中，我依稀見一個藍色布包在搖動……

淘氣的小妮子（中選第六名）

魯美音

——我的同窗——

我在正月初離開香港，來昆明做事，於二月底收到小安的帖子，怎麼，她和裘祖怡於三月一日在告羅士打酒店行婚禮！裘君是誰？這小妮子，不知道又在鬧甚麼玩意兒。

她送我上船的那天，我們談的話，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天的天氣很好，風平浪靜，海面如鏡，我們靠着欄杆，她再三叮囑我說：「明綬，你別忘了，替我打聽一件好事兒，換換空氣，工作要鬆，薪水多少倒不在乎！」

「像你這樣的人，還怕找不到事？祇是你的哥哥不讓你走就是了。」我笑着說。

「香港我真住膩了，看來看去，老是那幾個人；從前我笑人家醉生夢死，現在

我自己也變成這樣，你一走，我更無聊了！」她半埋怨似的說。

「早晚嫁個人，也不會太寂寞的。你看我的話對嗎？」

「別缺德，嫁人也不是像你講的那樣容易！」停了半響，她若有所思似的看着海水說：「老實說，林的影子一日不在我腦海中消滅，我是不會嫁人的。」

「你現在不要煩心，等他回國來再說。他不向你求婚，你再嫁人不遲；若是他向你求婚，那更好了。」

「求婚？若是他不向我求婚，我不是要氣死了嗎！唉，幾年來的認識，連他的脾氣我還摸不着呢！」她使勁兒咬着下唇說。

「你想想，你們結婚，會不會快活？」

「不見得快活，我已打定主意不讓他，哼，他一定也不會讓我的，你瞧着吧！有賭不盡的氣，和吵不清的架呢？」她歪着頭笑了，笑得很天真，是一種奪人憐愛的笑，帶着三分淘氣，兩分拗強。小安的特點，也就在她的笑。

「像你們這樣一對，我到少見，二人互相熱戀着，却又像敵對的仇人，互相鬥智，可苦來呢？」

「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也許林知道。我想最好我先結婚，不等他回來，你說怎樣？不過我還沒遇到一個相當的人呢！」

「小安，我是局外人，不能有甚麼意見供給你參考！」這時鐘聲響了，催着送客下船。「有甚麼事，信上說吧，謝謝你來送我，你趁早下船吧！」

「好的，我去了。祝你一路順風！」

「慢慢兒下去，替我謝謝你的嫂嫂，要她送我許多東西！」

她隨着衆人上了小船，小船動了，大船小船上的人互相揮手作別。記得小安那天着了一件銀灰色袍子，暗綠外衣，頭髮用綠緞帶束在後面，長睫毛一閃一閃的，眼睛分外顯得黑。她的姿態，富有風韻，非常動人，怪不得同船的男客都朝着她看。

啊。

想起來，小安與我同窗九年；在中學時，渾名叫「小淘氣」，有點小聰明，上課不聽講，考試起來，分數竟很好，先生們都在奇怪。她的琴雖然彈得不算好，讀美詩及電影歌曲，倒也能湊合着彈。喜歡運動，却夠不上資格入球隊。

她的天性頑皮，愛幹驚人的事，富幻想，重感情，有審美力，脾氣拗強，毫無

忍耐性。所以在中學時，我很少與她往來，最大的原因是我嫉妒她，每次考試我都被她壓下，心中說不出的痛恨；其次是不喜歡拗強的人；此外我們都是走讀，一個住城南，一個住城北。

自中學畢業後，有的同學升入上海的大學，有的教書，有的出嫁，祇有我們兩個人到北平進大學，老同學在一起自然親熱點。雖是我在文科，她在理科，二人見面的時候很少，可是下了班，總是一同進出的。因為所學的不同，也就無所競爭，我們中間的空氣，也像加了一層調和。

我的英文很差勁兒，課本全用英文，每天要抱着字典，忙得亂轉，那有閒功夫參加課外活動？可是，小安與我不同，她加入歌詠團、排球隊、同鄉會、以及幾個不相干的組織。她的成績好，先生很看重她，外國婆子也都喜歡她：一則她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二則還是她的笑——奪人憐愛的笑。

據說男同學爲她顛倒的不在少數。她雖善交際，但在團體集會中，從她坦白無慮的談笑中，就可以看出她未曾和人談過戀愛。

第一年終了，全班中她的分數最高。

三年級時，我們住在兩座宿舍，見面的機會也就很少。有一次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裏，大約一點鐘模樣，小安從一位教授家裏回來，那時我早睡了，她蹣跚躡足到我房間裏來，摸到桌旁，把蠟燭點上。我在朦朧中見她着了皮衣，頭上戴了一頂花花綠綠的紙帽子，面帶紅暈的微笑。

『怎麼啦！你還不去睡覺？』

『明綏，我睡在你這裏成不成？我有好些事說給你聽。』

『好的，芷芳進城了，你睡她的床，從下往上第二個抽屜裏，有一套絨布睡衣，你拿去換。』我的瞌睡也被她擾走了。

『我的腳冷，倒不如同你睡。』她一面說，一面把芷芳的枕頭，拿到我床上來。我只得讓出地盤，她也老實不客氣的挨進被窩來了。

『明綏，世上真有「一見傾心」的事嗎？』她把蠟燭吹滅。

『怎麼沒有？小說上不是很多嗎？』我心裏想笑，這小妮子也在談戀愛了，不知不覺笑出聲來。

『笑甚麼？正經事呢？若是天下真有情網，我今晚算是掉進去了。哦，說起

「情網」真俗，下次不用了。」她見我笑，好像不高興。

「說啊！我笑笑都不成嗎？」

「明綬，今晚的事，是很好的小說資料，我不成，還是請你寫吧！」她似乎是
「一本正經的。」

「要我寫，也得將本事說個明白啊！」

「這位先生姓林，是鄰校的化學助教。」

「你倒打聽得這麼仔細？」

「也不是我問的，別人介紹時這樣說的。年紀很輕，長得……長得……」她很
急促的說，又像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長得方面大耳，一表非凡，大有子都之美，潘安之貌，是不？」

「明綬，你再胡湊，我就不說啦！」停了一會。「總而言之，不錯就得啦。他
們唱歌，要我彈琴，彈的時候，老覺得有人在注視我。你懂不懂？注視和普通矚
不同，是帶着電子的。」她心跳的聲音竟送到我的耳膜。

我又笑了，我才不信甚麼電子不電子呢。

「不要笑，聽我說啊！後來我們玩橋牌，這種「電子」仍然跑到我的意識裏來，我不覺臉紅了。抬頭一看，剛巧碰到對方的視線，明綫，恕我大話，從他的眼睛裏，可以看得出他在愛慕我，不，我的意思是喜歡我。」

不錯，往往一個女子的美，可以從男子驚異的眼睛裏反映出來。那時她心跳得更快。

「他不言不語，樣子很自負，有時笑笑，那一種笑是含譏諷的。後來大家跳舞，他也不跳，坐在屋角裏，我與別人跳舞時，不免偷偷看他一下，你真不知道，他在看我呢！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她說時，一手攔在我肩膀上，我能覺到她的手微顫着。

「後來呢？」我急於要知道這個奇遇的結果。

「後來嗎！教授看時間不早，就說再來一張片子，完了散會。音樂來了，這位不跳舞的林先生，竟走到我面前，很傲慢地向我一鞠躬，說是「鞠躬」，倒不如說是一「欠身」還妥當點。我又驚又喜，就立起來隨他舞，我們誰都不說話。那片子是

It's June in January, Cause I'm in love...其餘的我記不得了。音樂停的前

一秒鐘，他的右手輕輕把我向前一帶，他吻了我的頭髮。」她的手離了我的肩膀，去撫摩她的頭髮，一陣冷氣，竄入被窩。

她將臉兒伏在枕頭上，半天不做聲，似乎在回味當時的情景。我因睡魔又來纏繞着，也懶得問了。

從那天起，小安每天像是拾得寶貝似的快樂，常常吹着口簫，唱着曲兒。到了禮拜天，林來找她，她就在交際樓與他相會。有時去西山，有時進城。小安介紹他與我相會，說：「林，這位是我的好友，我們在初中就同班了。」林很傲慢的向我欠一欠身，並且笑了一笑。真的，小安的話不假，這種笑是帶些譏諷意味的。

暑假到了，小安的分數還是不錯。她與我一同乘車南下，無聊的長途旅行，閒話是最好的消遣，小安說了好些關於林的事情。林是去年畢業班中高材生，林的網球打得很好，林會拉提琴，林的性情拗強，以及林的一切的一切，我也知道一個大概了。

第三年，我與小安同屋，她照常與林每禮拜會面一次，不過她不大快活了，又時常哭泣，好像假裝用眼淚來訴苦。看見我回到屋裏，她總推說頭痛肚痛。有一個

『怎麼啦？小安？』

『沒有怎麼？』她說話帶點傷風樣頭。

『你還是說要兩函來出嗎？』

『我不去了。』她說咧咧着說：『林看林可憐不可憐？他說話時總在校門前纏着，我到那裏才雨點一刻，他竟走了。』

『他放聲哭了，』她說幾句不關痛癢的話安慰她。

自從那天起，小安沒有經過，晚上也不去圖書館；聽見電話鈴聲一響，倒很欣慰的留心想：『潘女蘇雨萍將她接，她又賴我了。』

『小安，這是你請不好，你應當先去電話賠個禮才甚。』隔了幾天，我實在看不得去。』

『我為甚麼要低聲下氣呢？你看沒有他，我也活得成。』她很堅決的說。『你的精神果是活不成，過了兩禮拜，她忍不住了，不打電話了。』

『太太重婚次林他們進城去請茶花女。』林與一位律師結婚的太太狂歡呼，小安聽了。

那太太是誰，林說：「你本認得的。」小安非常不高興。第二個禮拜，林來找她，她賭氣不見，二人鬧了一個多月，這次是林屈服了。

此外零零碎碎又鬧了好幾次，每次平均鬧三個禮拜。不過每次和平後，二人的感情特別好。

小安平時最恨女紅，現在居然替林織絨衣了。晚上小安一箇緜，一面對着書繅，你看！我將最愛他的情絲一針一針的織進去。」

這話多富情感！多富詩意！

林送小安一面象牙鑲的鏡子，雕刻得非常精緻。匣子裏放着一張卡片，上面寫着「小安，替我物道面鏡子。」這樣偶出心裁的話，也祇有林想得出口。

暑假近了，同學又忙亂起來，圖書館常常異常客滿。一天晚上，我估量着書，亦安從低張張的跑進來。

「明綏，林今年夏天要結婚了。」她的樣子，半驚半喜。

「恭喜，恭喜你！你剛知道嗎？」我將看的書掩上。

「他剛告訴我的。明綏，她怎麼會呢？」

「最好是結了婚同去。」我的口氣很像長輩，同時腳眼鑲放在鼻尖上，水加重我的話。

「結婚？」她纏着雙眉。「他根本就沒有向我求過婚！」

我後悔失言，不過真奇怪，這樣要好的一對，怎麼還沒提到過婚姻問題？

「那好，當然我想與他同去，不過他不提，我一輩子也不先開口的。」

「那麼就訂了婚，讓他去，你讀完大學，你看怎樣？」

「伊真糊塗，他並未求過婚啊！難道我向他求不成？」她將腳眼擱在膝上，雙手

插入頭髮裏。

我又失言了，最好還是閉口為妙，把眼鏡送回原位，打開書再看。

半夜裏之不安的哭聲，將成擾醒，要安慰她幾句，可又朦朧睡去。

第三年終了，小安的功課，大不如人，她也滿不在乎。因為暑假，小安獨個兒回南之我留在校中，想利用兩個多月功夫，多看點書，好寫畢業論文。

秋季開學之小安因交通不便，沒有回來，一年中通了幾封信，除了第一封信中提起探出洋的事外其餘他的事情簡直不提了。

我畢業後，在校服務一年，期滿南下，到了香港，那時小安與兄嫂住在九龍。她的嫂嫂介紹我去一家教幾個孩子，吃住都在主人家，我因為一時等不着相當事做，就答應下來了。小安住來子道，我教書的一家住九龍塘，相距不遠，我門常常來往。

小安長得愈發比從前精緻了，頭髮變得很入時，衣飾也穿得講究，優閒和舒適使他變成一個嬌小姐。她閒了兩年，沒有事做，就去學鋼琴，真是天曉得，既不用功，又練了不得的天才，學也等於零，白費功夫。

有一個禮拜六晚上，小安約我去她家吃晚飯。照例有幾位男客在那裏，說是她哥哥的同學。從他們的談話，態度，與服裝上看來，可以知道他們家庭的富裕，和事業上的順利。飯後，有一位小姐子先生，請小安為他們奏一曲，小安也不彈她所學的，隨便彈了一隻淺淺的曲子，却又是要調重彈……*It's John in January, Cause I'm in love……*

我們們提議去看電影，小安推說頭痛不去。人都走了，客室裏特別來得安靜，她將六燈檯滅，留了一盞小燈，我們隱伏在沙發後面，且以身後聽了兩聽。

「不會要我嫁他，在兄嫂前失了面子，所以我始終在他們面前說我與林是普通的朋友而已，這原一紙，他門就替我介紹了！」他聲音里強硬怕我不以為情狀約說。

「你與林到底怎麼樣啊？小安。」

「我們仍舊通着信，可是他從來不提到婚姻的事情，不過，明綬，有一句知心話，他若提一句半句，我就死心塌地的等他了。」

「這又怪了，難道你打算不等他？」

「等他？我才不呢！若是他回來，仍無要我嫁他的意思，我不是要傷心嗎？唯一的辦法，就是在等他回來之前，我就嫁了。」

「不錯是不錯，不過我忘他不了喲！喂！明綬，你看剛才這幾個客人中，那一個最好？」

「那個戴眼鏡的，雖然不說話，自信力却是很強的樣子，態度也還謙和，其餘的幾個，有點滑頭。」

「他姓張，名字我却不知道，你既然這樣說，我就嫁給他吧。」說着，我們都放聲大笑了。

在四月裏，小安從香港寄來一封航空信，附着一張結婚照片，與一方英文報紙上剪下來的新聞。我先看新聞，講的不外是小安與新郎的軀身，婚禮的熱鬧，衣服及頭紗的美麗，和蜜月旅行的地點。千篇一律，你在香港晨報上，每天都看得到的。

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明綬：

謝謝你送我的禮物，又實用，又美麗！還要你遠遠地寄來，真使我過意不去！我已經做了一個多月的太太了。結婚詳情見報紙，婚後去馬尼拉旅行，昨天才回香港，其他的情形，我不消再說了。

真的，讓你說中了，我的丈夫就是那一位戴眼鏡的張祖怡。你走後那禮拜天晚上，他來找大哥，可是哥哥嫂嫂都出去了，我們隨便談談，談到他的身世，他的職業，拉拉雜雜，我也記不清了。後來，他說他很喜歡我，問我願意嫁他不願？

截了當的說出來！你信不信，那時我們坐的椅子相隔有兩碼來遠呢？

我看他爲人不錯，我也就答應了。他起身告辭，說明天再來，臨走時，將我的雙手攔在他的大手中，緊握了一下，就算訂了婚。

此後，印帖子，試衣裳，看傢具，忙得我連寫信給你的時間也沒有啦，還得請你斷

祖始待我非常好，處處體貼入微，可是你別誤會，他並不是怕老婆的人，他的個性非常強呢！我也得學着順從他，明綏，我最喜歡搽紅指甲油，他却不要我塗，我要討他的喜歡，我不塗了。

還有一件不可告人的祕密，你可不許替我說出去！結婚的前一天，收到林的快信，說他不明白我的婚姻，要我暫延婚期，等他回來。唉！晚了晚了，這封信有甚麼用呢？結婚時，我自己閉目發誓，從此不讓林的影子在腦海裏存在。新婚的夜裏，我夢見林，恨恨的帶着戲謔的目光笑我，我一氣醒來，開了燈，看見祖始睡得很熟，覺得很慚愧，怎麼會夢到他？是不是抑制的遊思，會從夢裏跳出來？

暑假時，帶我處住些日子！我的房子很大。我用了一個天津廚子，一個廣東女傭。白天祖怡出去做事，我閒得發慌，又不起天天去我親娘。祖怡有一隻獵犬，說是給我做伴，牠膽來比我還高，倒有些害怕。

有空請常來信，我們的地址是香港銅鑼灣二百三十二號，下次再談。祝你

快樂

小安上四月廿日。」

我擱下了信，拿起照相機來端詳，新郎戴了一付眼鏡，自信力很強的樣子。小安身着禮服，非常漂亮，頭偏向左傾，她在笑着，這人憐愛的笑，依舊脫不掉三分淘氣，可是那兩分拗強，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無邊的海 黑暗 (中選第七名)

方菲

——我的回憶

窗外落着無聲的冷雨，我坐在寒冷和死寂之中，讓過去的回忆嚼食我的心。十九年前像這樣的一個寒冷的年尾，我帶着我的孩子回到我的故鄉來，每天晚上我偎着我的孩子，讓眼淚浸潤了他的頭髮和無知的小臉。十九年過去了，今天晚上我獨自坐在這裏，我的孩子已離我遠去，我不禁沉入過去的回憶裏。這些回憶在我的心上已經生了纏繞盤結的深根，又蔓延而長了帶刺的枝節。我的心已被摧毀得無完膚了，我的悲痛是凝固了，愛和恨都已死去。

我十六歲的時候乘着父母之命結婚了，在猩紅色的花燭下，我看見我的丈夫，他那嚴正而寧靜的臉，攝住了我脆弱無知的心。我抬起頭來看他，他的眼光落在我身上，像是一把火焰燃燒着我的靈魂，我發了一陣抖索，覺得我的心受了東縛。我要擺脫却不能，我熱得我的臉發熱似火，從這一刹那起，我是毫無理由的狂熱的。

愛着他，而失去了一切理智的能力。結婚以後的第三天，我便隨着他到北方去，從此我永遠失去了我無知而輕鬆的心情，我爲熱愛所苦，終日像一個靈魂高度蒸騰的人。我的靈魂也失去了自由，冥冥之中像是有了一隻大而有力的手在握着我的心，我當時感覺到沉重的壓力，幾乎不能透氣。

我的丈夫待我很好，但是他因爲工作的原故，不常在家，回來的時候我們很安靜的一同生活着。他平時總是無多言，對於我他永遠像一個難解的謎，面帶也不敢去求了解他，因爲我覺得他並不愛我。我終日爲這種思念所苦，時刻感覺到有一個不幸的結局將要突然的出現。我拿懸懸不安的心，和恐怖的眼睛眺望着將來，對於現實我不敢正視。

我婚後第三年，得到母親的死耗，父親帶着妹妹來看我。我離家的時候，妹妹不過十四歲，三年以後她已經儼然帶着少女風姿了。她一雙大而活躍的眼睛在我面前閃耀時，我莫名的感覺到一種威脅和恐怖；可是我憐愛她，如母親一樣的看着她。這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覺得有點發寒熱，很早便睡了，當我模糊的醒來的時候，我聽見有人走進我的房裏，我拉開帳門，妹妹站在我的面前。她似乎神情很不

安定，面色蒼白，我很擔心的問她是否不舒服，她搖著頭，無力地回答說：「我看見她的唇動了幾下，像以想說甚麼似的。我伸手去摸一摸她的手，她的兩手冰冷而發抖。我輕輕的問她：

『妹妹！你怎麼了，有甚麼使你不舒服嗎？』她搖著頭，始終甚麼也沒有說出來，一會兒又無言的走了。第二天晚上，外面下着雨，我的丈夫對我說：『我放下簾子，生了火，我們一同安靜的坐着。我的丈夫一直是若有所思，我察覺着也覺出蒼白的額角，濃密緊蹙的眉毛，心上感覺到空洞而寂寞，因為我知道他是距離我遠不可及，我不懂得他，更不能佔有他；可是我愛他，我是如醉如癡的愛着他。』

他。猛然他抬起頭來，很平靜而嚴肅的向我說：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請你原諒我，同時，請你幫助我。』他停了一停，我的心開始跳動了起來，恐怖包圍着我，我屏息的聽他說下去。

『我和我的妹妹已經很深的相愛着，是的，我們毫無辦法的相愛了。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幾年前，當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還是一個小姑娘，我已深愛着她了。現在我要求你把這件事向你父親談明白，允許我們結婚，我想你能和我們很

平安的過下去。假使不能如此，那麼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愛她的心是不可挽回的了。我的生命裏不自沒有她，我願爲她犧牲一切。」

我只覺一陣昏眩，宇宙似乎在我眼前旋轉，我終日所恐怖，所期待的不幸，終於來到了。當它突然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的全身像是被支解了，我的靈魂像是受了出乎意外的射殺，猝然死去，在幾秒鐘間我完全失去了知覺。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我睜開沉重的眼睛，他的臉在爐火照耀下如同我們結婚的晚上，我在猩紅的燭光下所見的一樣，一樣嚴正而寧靜。我盡力的平靜着自己，可是我自覺自己的聲音在發抖：

「我願意幫助你們，只要你們幸福。」

當天的夜晚，我依然躺在他的身邊，我的頭腦裏似乎是空空一無所有，我沒有力氣去思想一切，只覺自己是落到一個深海裏，往幽黑冰冷的海底沉下去，沉下去，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這一晚我沒有合眼，第二天早飯之前我去見我的父親了。我推開了他的房門，便猝然的向他說：

「父親，我請求你，你讓他們結婚吧，讓妹妹和我的丈夫。這是我願意的，只

我一面說着，一面跪在父親的腳下，父親愕然的看着我，半天以後大聲的問我：

「你瘋了麼？倒底爲了甚麼一回事呀？」

我用力的搖着頭，突然我的眼淚像是海水一樣的湧出來，我的悲癩和愁慘也似乎是在這一秒鐘之間突然從四面灌注到我的全身。我完全沒有了絲毫自主的餘地。我聽見父親大聲喊着我丈夫的名字，問他倒底鬧了甚麼一回事。我決不能忍過在這種情況之下看見他。於是，我立刻站起來，開了另外一個門，離開我自己的房間。我聽見父親和我的丈夫激烈的爭執着，忽然的一聲閉關聲，我丈夫沉重的腳步聲走過。

以後，幾個月，我的丈夫和妹妹一同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到甚麼地方去了，在廢也還沒幾個月，在他們離去後三天，我的孩子出世了。

對妹妹從妹妹和我的丈夫走出之後，我的父親終日把自己關在房子裏，不願見一切的人。我聽說他的房間都被他的女兒所毀了。他是完全癡了。我坐在這裏，對面牆裏

是件羞恥。不久他便一病不起了。三個月後我帶着父親的棺木和我的孩子一同回籍故鄉來。

我是住在丈夫的家裏。家裏的人很多，大家都拿特殊的眼光看待我。在深夜的時候，我常常告訴我自己：『這是我的生活，我應該接受一切。』

我的窗外是一片大竹林，使我終日感覺到幽暗和陰森，我讓藤蘿爬滿了我的窗口，日光零碎的落進來。每天清晨我聽着農人和牧童唱着山歌過去，黃昏的時候，遠處的鐘聲像是在替我奏着喪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春天接着秋天悄然的從我窗外爬過。白天來了，又消失了；黑夜來了，又走了。我常常問我自己：生活是甚麼；我爲着甚麼生活下去的？我想大聲呼喊，我想抓住宇宙的主宰，我想又往山的高處大聲的問他：『生活的意義是甚麼？』這和牠沒有答案，就讓我牠繼續地和他一起回歸於塵。在黑暗中我伸手出去，甚麼也抓不住，只是無邊底的黑暗。我全身發着寒戰，把頭蒙起來，心上感覺到徹骨的寒冷。我想從黑暗裏爬出去，可是沒有人給我一臂之援。我感覺着痛苦和絕望，忽然我緊緊的抱住我的孩子，似這個人裏從我手中把他奪去。孩子從夢中驚醒，大聲的哭起來，我們的眼淚混合着，浸濕

我的丈夫的父親是一個年高功學者，他時常來看看我和他的孫兒，一來便坐下來，講解婦道和古聖賢的美德給我聽，讓我在侍候長上，教訓叔本，我默默的點着頭，眼淚從頰上滴到地上。我想大聲的哭喊，我亦要聽這一切，給我一條全歸的生活的路，給我一個人人生正確的答案。可是我甚麼都沒有說出，沉默把一切掩藏了。

每天我拿起鏡子，我看見我自己是這樣的年青。我的心在轉動跳動着。我要愛情，需要希望。可是一切都將我拋棄了。我心像一盆旺盛的火，突然之間為冷水所澆滅。

我一個的孩子一夭夭的長大起來了。他有如他父親一樣的濃眉，一樣寬靜嚴正的臉和寒涼的眼睛。我拿仇恨之心愛他，有時我緊抱他，我吻他的眼睛，吻他的額，吻他的那紅的雙頰，一直到他恐怖的哭起來。他是一個安靜而可愛的孩子，愛讀書幾乎超過一切。每天晚上他靜靜的坐在我的身邊讀書，我馳神的看着他低着頭的側面，和緊繃的眉，我甚麼都不記起了。有時這樣我們一直坐到深夜，他便會突然變

記起了一件怪怪似的放下書本去拾起頭來說：「媽媽！甚麼時候，爲什麼還集着不睡呢？」我不回答他，走過去物帶他的頭髮和鬍鬚，眼淚在我的臉上流到他的頰上。他喊天球，十九年的歲月在愛和恨的交戰中過去了。

戰爭終了，我帶着狂喜的心情回職場作着無限的希望。似乎這平地的炸聲帶給我一個與我以前的期待去一個絕大的變動。我是如何的渴望他的到來啊。可是爲甚麼呢？爲什麼呢？我問我自己，但是却回答不出。我只是盲目的渴望一個大的轉變。

這一個轉變得到一個解放，一個新的世界。因這大火，突然之間在眼前。這大火的下半，我的不爲讓以來叫喚和喊的孩子終於是我猜都測他的書房裏去了。當我剛跨進門限的時候，我看見窗口站着一個人，背向着我們，我們走進去，這人立刻回過頭來，我拾起報紙和他目光相遇時，我全身的血脈凝住了。我心跳得發瘋去睡時，天哪！那聲罵聲站在我面前，那就是離開我十幾年前的丈夫。我立刻站住，他是對住在這裏。我聽見我的公公叫我的孩子的名字，他叫張明。我立刻站住，叫張明的父親，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常常在公公的床邊，一來與公公

們互相注意着，一樣安靜嚴正的臉，一樣廣闊的額角，一樣寒冷的眼睛。這樣，幾分鐘過去了。

『叫我！我是你的父親。』我的丈夫用屈服的聲音第一個先開口。

『……』依然沒有回答，我的孩子驚異的眼光換成仇恨和嚴峻的注視。我的公吩咐我們坐下打開信局。我們坐下以後，他向我說：

『你的丈夫回來了，因為我們這地方已經是逼近前線，不能不早點離開。他現在回家接我到某地去，我想你帶着孩子也隨着我們一同去。過去的事大家都不要再提，況且是你自己的妹妹，你是明白人，我想以後你們總可以很平安的過下去。』

十九年悲慘而悠長的光陰已經把我的心侵蝕死了。在這個時候我沒有了愛和恨，更沒有希望重新再過舊日的生活。我無力的搖着頭，不想說一切的話。忽然我聽見一個堅決的聲音：

『母親，我們不去！，我沒有父親，也不會知道有父親！』

幾天以後，我的丈夫帶着他的父親走了，我依然度着如舊的日子。家中的人也都逐漸的遷移到別地了，一座大而古舊的屋子只剩了幾個老僕人和一個長年輾轉病

榻的姪子。他也是一個被世界所棄的人，是我丈夫大哥的兒子，自幼無父無母，因為幼年無人看顧，所以身體孱弱，家人也便藉此叫他中途輟學。他終年把自己關在一間黑暗的小房裏，不和任何人交談，獨自度着久病的生活。我回家以後，他常常無事的走到我的房裏來，默默的坐着。我怕他那一雙大而憂鬱的眼睛，和長久的注視，幾乎是要把我吞沒。

自從戰事發生以後，我的孩子便參加了很多救國工作，終日的忙碌着，不常在家。有一天，直到深夜，他還沒有回來。我一面做着針線一面等待着，十二點鐘以後，我聽見脚步聲音，立刻把門開了。可是走進來的不是我的孩子，在燈下我看見我丈夫的姪子。這個久病的人，像是喝醉了，搖搖擺擺的站在我面前，眼睛裏似乎冒着火，面色蒼白似鬼。我駭得叫了一聲往後退着，油燈從我手上掉下打碎了。在黑暗中他擁抱我，咬我的臂。我任他所爲，我問我自己：「這是爲甚麼？我瘋了麼？」忽然我笑了，這是勝利，我似乎是在對我的枷鎖，作了一次勝利的鬥爭，對於一個眼所不能見的的統治者作了一次報復和頑強的抵抗，忽然他扯住我的頭髮，在我耳邊說：

我！

我也又住他的喉嚨，向他說：

『我也恨你，我也不愛你，可是我爲甚麼要任你蹂躪呢？告訴我！你這病鬼，是誰讓我們如此？』

突然，我們擁抱了起來，一同哭泣了，像是被棄在路邊的孤兒，拿膠紙的心互相擁抱着滿生瘡癬的身體，想藉此取得一點溫暖。

手電筒的光在窗外閃過，有人的腳步聲停在我的門前。他從床上跳起來跑出去了。那是我的孩子回來了，他沒有像平時那樣的喊我，祇無言的走到他自己床上去。我聽見他在黑暗中哭泣，可是我心上却甚麼也不感覺，空空一無所有，我散着頭髮，張開四肢，昏沉沉的睡着了，像是喝得爛醉。當我醒來已經是第二天近午了。我一睜開眼睛觸目的便是我枕邊的一封信，我認識是我孩子的字跡，我把牠打開了：

『母親，我走了，不要傷心，我是一樣的愛你，這是社會的罪惡，我一點不憎

恨誰。不要找我，我到遼遠的地方去了，那裏有廣闊的天空，無垠的荒原，等待着我去闡拓，去啟發。母親！我拿我的身體，我拿我的一生供給你，和千百萬個母親，供獻給孕育中的新社會。母親，記好舊的將要被摧毀了！你的兒子留。」

我從回憶中醒來，好像做了一個悠長的夢。黑暗已從我窗外卸下去，黎民將來臨了！

結婚第一年（中選第八名）

吳蔚孫

我的妻子

我現在想寫一個人，想寫得不偏不倚，想不使被寫的人蒙上甚麼不應受的責備，同時也不要委屈了我自己。我所以要如此說者，因為我和她的關係太密切，我所要寫的事，也同時都與我有關。她現在是我最親近的人，同時也是使我痛苦者。她並不是別人，就是我的妻子。

我們的結合，按說應該是最不該有不如意事的。我們有很多年的友誼，我們彼此認識得自以為很清楚（實在也是很清楚），我們的愛情是很自然的產生出來的，我們不曾受到一點外力的撮合。我們是同在一個大學畢業的。我們同級，所學的也是一樣的，在校時便成天廝守着，為人稱羨。畢業了，結了婚。人人都覺得一場美滿的婚姻。不會有甚麼變故。我們當時又何嘗不那樣想呢？

從前，我們也常談到婚後種種，也檢討過朋友的婚事何以成爲苦惱。我們明白

婚前宜親近，却切忌放任。婚後更要相敬如賓，不宜太狎暱。我們也的確潔身自愛，很適量的節制自己。我們從不縱性狂歡，我們總以此相戒，同時更安慰自己說：『我們今日少享用一點歡樂，因為我們延長歡樂的壽命。我們省下一半酒不喝，等它的味越藏越醇！』我們總是期望白頭偕老。我們雖年青，我們却能了解白頭偕老之樂。我們不只顧眼前。我們對將來既看得準，我們便肯在眼前出下代價。但是誰能料到一切都與理想相背呢？誰能想到我們的將來和目前全都失掉了呢？

我的妻子貌美，聰明，活潑，有學識。假如她不是我的妻子，我可以把我所能想得出的好字眼兒完全加在她身上。但是她是我的妻子，在這一點上，不能叫我說她是一個好妻子，那便一切都完了。女人變得真快。一成了妻子，就完全變了樣子。我總覺得女人終歸要成爲人妻，那否則只稱爲人，不必折重在『女』字。所以，在『爲人妻』這一點上做不到家，連個『好女人』也稱不上了。

我們結婚時，兩個人都是有職業的，我留在學校裏爲助教，她在一個中學裏做

點。但是她堅持要做。她說的話我仍很清楚的記得：「吾愛！（她用的是英語）我怎麼忍見你一人辛苦？你是要叫我天天不能心安嗎？叫我痛苦嗎？我們不是說過兩人都服務才互相對得起；才對得起培植我們的國家嗎？」

當時我聽見這種話，你能說我不高興嗎？我那時口中雖未說出來，心上却的確讚賞妻子的賢明，知大體。我那時所不放心的只是她工作的太多。中學生又調皮，不是一個老實用功的初畢業的學生可以管束得來的。我怕她受不了那份苦，怕她受不下舊同事，老上司，及學生的氣。但是我轉念一想，她既然這麼熱心想去，就讓她去才好，也許她竟能應付裕如，也許愛情可增加她的勇氣。我還是不要傷她的自尊心爲是。況且，更要緊的是我一人薪金有限，也難保沒有額外需錢用的事情。事情之變糟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因子所促成。固然我常怨的是女人一結婚便如牛乳隔了夜會變味。而其實許多事實上的挫折也怨我們太沒有想到了。

我們的職業都很清苦，我爲了求深造便留在校裏，校裏薪金祇是津貼性質，是很少的，妻因爲找事不容易便就了那個苦差。我因爲她多受了點委屈，提議把家搬到鄰近她教書的地方，省得她整天跑路太累。她已覺得不妨多受我一點好意，我們

可更顯得相愛一點。這提議便通過了，並決定由她在下課後，去學校附近一帶找房子。

過了些時，我找到了兩處，同他一起去看，一所比較遠一點，房子太壞，同院人也雜，就是租金便宜。另一處便在學校對門巷子裏，房子有三大間，空氣都好，外邊也漂亮些。尤其合宜的是房東願供傢具，又可叫房東的用人挑水，兼作一點零星事情。我問房租多少，妻忙回答我說：『你先聽我說，吾愛！這裏是貴一點，可是我們也可以省下點錢來，比方可以不用買傢具，可以不用人，我離得近，可以隨時回來看看。再說我們每天精疲力盡的回來後，在破房子裏歇着也不愉快，若偶而有個朋友來，這房子也像樣一點。』她這麼一說，我也不願過拂其意，也就答應了。於是爲了怕她不高興，我們每月增加了六分之一的負擔。

我記得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曾有一篇文章，述一個獨身者對於結婚者的抱怨。他說的似乎是女人一結了婚便自覺偉大了。議論風生，指摘批評都來得快。別人的話都不會對，祇是她丈夫，她自己，甚至她的小娃娃才有理。並且永遠忘不了她的婚事，一直到老也認爲是她的生平大傑作。我的妻雖不如此，我也只能

樣。她有妙法把這性質以有學識有思想的態度出之。並且表演得淋漓盡致，更爲可怕。

我們遷居才半個月（距結婚尚不足一月），我們誰都還不會領到第一次的新水。她已屢屢示意要在新居招待一次朋友。她表示過幾次了。我也早看出來。我却沒想透她的心思。她說的都是很婉惜的話，比方她說：『可惜我們時間太少。否則我們把房子陳設起來，很可以請一次客了。』或者說：『我新近跟某同事太太學會了做一樣菜。她們在家便常常請客的。她這一手菜就不知道替她的丈夫拉攏了多少友誼，真能幹的太太呵！』或者又說：『我想真是多餘了，天天應酬，我們的錢便不作那些用。』

我都當真話聽了。後來才知道她是在甚麼促進家庭幸福，甚麼馭夫術一類書上看來的辦法。她以爲，某一方面的願望要由對方口中提出，才能顯出家庭快樂。誰知我糊塗了這些日子。這事是在一個星期日她早起去會朋友時，我看她手中一本

書裏寫着：『我儘是願着丈夫給我請我愛我的。』這書裏邊上寫着：『我儘是願着丈夫給我請我愛我的。』

那時，我們已過着很節儉的日子等薪水了。我却毫不猶豫地去向朋友借了錢。我回來向妻子說希望她能辦好一個快樂的宴會，叫朋友們也同享我們家庭之和樂空氣。她起初還說怕弄不好，然而已喜上眉梢。隨後說：『你的話真對呢！吾愛！我也正打算在咱們家裏替某先生某小姐成全好事。結婚的好處真非獨身者所能料到！我們正該推己及人。我們的辦法真是最好的了，一定也要他們仿效。我早想常常請他們來玩，多多給他們接近機會，可是沒有甚麼請人家也總不好意思開口……』底下更是說了一場大道理。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把錢交給她，她話也多起來了。我現在深嘆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仍不免如此。別人更可知了。但是當時我却的確也因她的高興而十分快樂。十分慚愧借的錢太少。

第二個星期日，我們宴客了，詳細情形，說也無味，總之十分失敗就是了。單就盤子一樣，便不知出了多少亂子。早上她把我闖出去，遊蕩了一天，下午回來，看她已忙亂得精神都失了。她自告奮勇向房東借了一套磁器來，單單在未請客之先

把一個最大盤子摔破了。吃飯時端上來的菜自然不盡十分好，而盤子洗得不乾淨最叫人噁心。她手上的油膩全印在盤子邊上。有一樣說她預備大顯身手的好菜，因配料買不齊全，臨時改爲三個小菜，於是盤子又不夠用了。她又出來把吃完的菜收回去，重新盛菜端出來。這回痛痛快快不洗它們了；她很得意的陪笑說：「同學們最不在乎這些了。」而我的客人，她的客人，都因她這麼上下翻飛的跑，不好意思坐下來多吃。

我回來招待客人時，她把我推到寢室叫我穿上乾淨衣服，一切事不必我下手。後來她忙了，又怪我不幫她。結果兩個人都像作了八年廚司一樣。污了全身，跑來跑去。

結果，我花了三倍的錢，請客人吃了一餐無一菜有味的飯，而聯絡感情呢，我想不連我夫婦倆的感情弄破已是萬幸。她在談話時，談風奇健，無秩序，無滋味，不讓人。材料似乎預備得太豐富，不知先說甚麼好，弄得滿座都倦了，也許已發誓不再來了，她才高興起來。至於他要成全好事的某先生某女士，則根本一個也未請到。我的幾個知交，怕我難堪，均早早辭去了。

客散了，已是晚上十時，她直睡了。我心靜了下來，想她仍是可愛的；她作這些事，本來不會作好的。一個學化學的用功學生，作到這樣已不容易；何況她是一片好心爲討我歡喜！她平日多忙，又要添辛苦！我因從她所請，去代她辦善後事情，洗碗，刷筷子。去向房東太太賠盤子；她一口飯沒吃，又陪她去吃宵夜。我叫了汽車一同回來，在車上她便倚着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精神恢復了，忘了昨夜所有的狼狽情景。祇記得她臨時把一樣大菜改成三樣小吃的急智，一連向我吹了三次牛。晚上我們算一算賬（其實那點有限的錢，誰也記得清清楚楚地），她失驚道：「噯呀！吾愛！我們的錢虧空了！你從甚麼地方來的錢呀！」我心裏很討厭的又想到她那甚麼術的書本上去了。我想她是在照着試驗室的書作試驗了，在表演了。我本想騙她是校裏額外的辦公費，現在却脫口而出，說是『我爲請客向××借錢！』她登時投到我懷裏，大哭了起來，哭得十分傷心，把事從頭述了一遍，她說她很明白我是爲了要滿足她一次宴客的慾望，才說我自己要請客，才負債。說『我一定要守分的作一個好主婦，我們再也無應酬，一直到我們年老的時候！我們的快樂不在那裏！』

完全爲我好的。她才破涕爲笑。我們的確又過些快樂日子。

結婚差不多半年。有一日她照往常在屋裏等我回家。却是帶了一臉不高興的顏色。向我說了許多不滿意她職業的話。這話我本也聽過，她不能求深造，學生又不做功，我也都明白的；我也在校中設了法，明年我們可以雙雙做助教，不用她再教甚麼中學了。今天他罵學校的話說得特別多，原來，她有個學生太不用功，嘴又尖利，爲了爭分數，很奚落了她一場。她很不痛快。我這天也很疲乏，安慰她的話也說少了。第二天早上，她說有一點發燒。下午我回來看她躺在床上未起。房東太太在床邊坐了守着她，看我一進門兩個人一齊進攻，說她派人也不知道到學校中去找了我幾趟，都沒有回信，中午我也不回來一趟。要不是房東太太，她竟會連一口水也喝不着的。她是抱委屈，房東太太是表功。我被罵得結舌張口。又着急她真病了。一面拿錢去謝送伕而找不着我的用人。一面把她送去醫院。叫房東太太看護也不是事。

我便天天一面工作一面去醫院看她，晚上自己拿鎖匙去開房門睡覺，三頓沒一

順吃得好。天天給她送牛奶，火腿，總她說她多愛我。

她病了半個月才好，事情也掉了。她住在家中作點瑣事，等明年同我一起作助教。起先還在家理事，後來說真想不到學化學作了管家婆，便天天出門去。我只有自己燒水吃，心煩極了，有時也有小爭吵。

暑期快到了。我在暑假中無工作却又有了薪水，因而又找了個小事做做，補貼家用，我們常常在家，感情又好起來，常常談起許多開學後二人皆有收入時的快樂計劃。

暑假過了一半，她的孕也大了，這一層我們沒有想到，她大腹便便當然不能作事，學校當局說她一天工作也沒有做，祇好等將來就事時再計薪水。平勸便又都完了。

如今結婚不到一年，一切便已都絕望了。這以上所述的，即使不發生結果也一樣；因為人的個性既已如此，不發生這種也自會發生那種，然後造成同樣結果。她只知用功，一切便都照了書辦。誰知便偏偏不合人情。昔日我們相戒別太羅曼蒂克了，如今才知我們這兩人想羅曼蒂克也不成。我們本本分分的或可白頭偕老。但是

我們都是久離家的人，我想我們這種在學校長大的人，最多祇能作到助人熱心，却很難共營一個家庭生活。我們對家庭中別人的心理知道得太少了。

她失業了多日了，現在看小孩子也十分感到興趣了。我也破開臉向父親要錢供家用，她也知道，却也不願聞。

我雖才畢業一年，却像老了十歲，甚至覺得此生就已不可免的走這麼一條路了。甚麼深造，甚麼學術上夫婦的共同研究，全完了。我每天看見她的時候，都沒有甚麼感覺，頂多頂多考慮一下不能實行，又不能出口的可怕計劃而已。

這是我的婚姻，我的妻子，豈是當初能想到的嗎？當初會想到我竟考慮這件事嗎？那更堪想如今才一年！

我做舞女 (中選第九名)

凌 霞

——我的職業生活——

雖然社會上一般人都輕視我的職業，但是我自己却很怡然自得，因為我覺得：

「滿足」是人生樂趣的根源！

許多人，無論認得與不認得的，都覺得我下流。因為我是下流，我是社會上的廢物，我是不能生產的人。可是事實上，我每月掙四五百塊錢，我穿灰鼠皮大衣，穿最時髦的衣飾，生活在最浪費最奢華的線上。每晚我周旋在上海最會花錢的人們當中。我是一個不很著名而生意並不太差的舞女。

我記得第一次幹這項職業時，是相當不自然的。爲了家裏窮，父親死了，母親年紀老了，沒有哥哥，弟弟妹妹年紀又太小，一家四個人，沒有收入，但是每天有房錢，飯錢，每學期有我們的學費，我們家庭有限，祇出不進，怎麼行？我高小畢業，表舅做成了一筆小買賣，資助我進了初中。八一三，表舅到內地去了，他結

親，一天閒到晚。

上海在戰後不但沒有凋零，反而旺盛了起來。母親的朋友劉太太，勸我去當舞女。劉太太是一個都市的典型舞婦，或者說是一個女流氓也像。她借錢給我們，待我們實在不壞，靠了她，錢也就動了心，我母親也有了答允的意思。靠了她，我學跳舞，我結識了一個有跳舞教師名義的「舞女掮客」。

學舞學了兩個月，正式的負起這一份「下流」的職業來了。

誰不想聲名雀噪，大紅特紅呢？既然做了舞女，就會想做一個最出風頭的舞女。有許多同行姊妹，想盡了方法來博取舞客的歡心，好使他們大大的捧一下，捧得身價十倍。可是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我把我的職業看作一個正當職業。如果這個職業有一點不正當的成分，那要怪社會，決不要怪我們。我自從做了舞女以來，從未以知書識字爲號召，爲廣告。我從未向任何同行姊妹或舞客說我能看「高級」的書報。在人家心目中，我是「低級」的。即使會寫通順的文句，也以玩弄和戲謔的態度來解釋捧場。這是多麼抹殺真理的態度！有幾個舞客問我要住址，我故意寫

得歪斜，有時還夾一兩個別字在裏面。他們問我讀過書沒有，我說：『不幸得很，環境不好，沒有讀書的能力。』當然，舞客們當我的面用英文對話時，我也勉強能聽懂十分之一二，可是我裝得莫明其妙。

我說我『怡然自得』，並不是對這個職業認為滿意。至少，這種生活形式，任何人都會說『苦』，而實在是『苦』。沒有早晨，見不到早晨的太陽。每天要到下午兩三點鐘才起床，起床時混身吃力，疲倦，非常不舒服。可是又不能不起來，這正是一天的開始呢。四點鐘，吃一點東西，算是早餐。吃好，洗臉，化粧。這化裝的事是職業上所必需的。有許多姊妹，故意不擦脂粉，表示樸素，表示前進；但是面孔青黃的膚色實在遮不住生活所賜予的傷痕。白天睡覺，晚上做事的人是不會有血色的，我們洗了臉，這一張黃面孔實在不見得美。雖然最昂貴最精美的脂粉，也不能使人們臉色變好，但多少能稍微隱沒一點過分的難看。五點多鐘，跨上每月五塊錢，每天坐一輛的包車（不是自備的），先到理髮店，叫理髮師替我弄頭髮。頭髮是人身上最難弄的東西，每天不得不在使我厭憎的理髮店上坐半個鐘頭。六點鐘，我開始工作了。在一家中等的舞場裏做茶舞。所謂茶舞是指晚飯前的

逐天逐夜磨鍊出來的。這態度，使我的姿勢溫雅大方，至少使別的舞女少幾句諷刺。

舞客都是貪婪的，他們花了錢來取樂，當然以『樂』為最前提。我們就祇好『賣樂』。不問生張熟李，我們都陪以笑臉。有些舞客比較正經，不大說笑，專心享受跳舞的味道；我也就用心伴舞。伴舞是我的職業，我拿人家的錢，就得好好應酬客人。可是有些客人，不問跟我熟不熟，專門取笑調戲，這在上海語中叫『吃豆腐』的，實在使我覺得討厭。可是人家是花錢的，人家要取樂，你不能向以冷面；沒法子，只好奉承。有時候，我很不樂意，回一兩句很重的嘲罵，他們竟視若無事，反而得意洋洋，真叫人哭笑不得。

到晚飯時候，往往有客人會來請我一起去吃飯，那個差使我是不一定答允的。（至於伴舞，却是職業所繫，決不能予以拒絕。）大凡比較像樣，平常比較客氣的客人邀請時，我多半不會推却。跟他們一起吃飯，至少也是一件討好客人的事。他們為要示闊，處處要表示富有，吃虧的固然是他們的鈔票，占便宜的還是我們。我

常常竊笑他們愚蠢得可笑，但是爲虛榮，爲自己的架子，還硬裝滿不在乎的樣子，也表示手面闊綽，雖然花的全是他們的錢。

晚上，十點半的樣子，開始夜場工作。也是最正式的工作。平常到夜晚二時，才坐舞場備好的車子回家，星期六要做到上午四點。有時候，客人出了錢，買舞票把我帶出去，便只好出去。玩到天亮，等他們盡興。然後回去。不能拒却，也不能露一點不高興的樣子。

我這個職業，實在是沒有職業趣味的。我時時竭力尋求興趣，結果終歸失敗。但是我還要安之若素。如果對生活一有怨憤，便失去人生的味道了。人生的甜與苦，都由人自定。我每夜露着笑容，每夜和舞客周旋，每夜婆娑伴舞，每夜收入舞票至少有三十塊錢。還有人跳了舞不給舞票，就此溜之大吉，我不能去追究；追究是有失面子，降低身價的。舞票收入每月在千元左右，跟舞場當局對分折賬，另外由舞場貼車資幾十元，共計一月四五百元是穩有把握的。

我這筆不小的進款，怎樣用法呢？不備汽車，不住富麗堂皇的大房子，可是也不能積財致富。第一，衣飾脂粉花費就大得驚人。最近物價一漲，外國貨貴了好

幾倍，而我的收入却並不見增。我們不能要求增加收入，因為舞客給我們的舞票沒有不是多給的。茶舞的舞場是一塊錢五舞，客人跳了十次，便給三元，有時五元。五元舞票是訂成一本的，拿出來至少派頭闊綽。晚上是一元三舞，從來沒有跳三次或六次給一元或兩元的。大概所付的舞票總在應得之數的兩倍以上。有時候，舞客叫我坐到他們的檯上，一次至少二十元；帶我出去，更非三十元以外不可。所以要加價，收入實在並不見得會一定增多。我一家人，母親自己操作，只用一個女傭人，開鎖也不算大。可是電話，車錢這類零碎開支以外，弟弟妹妹的學費，四個人衣服，伙食，以及看電影，吃點心，一個月頂多只剩一百元。這剩下的就存起來。雖然現在積蓄已夠我讀完高中，可是我沒有這個意思。當然讀完高中，可以找一個不被人蔑視的『上等職業』，但是現在叫我進學校，被學校當局和同學知道我做過舞女，一定遭受許多不能容忍的侮蔑。我是滿足現實的人，在『不得不』的現狀之下，竭力設法在苦汗的人生裏嚼一點甜味出來。

我對於熟識的舞客，有時會抱着很重的鄙視態度。我不認為跳舞是壞事，（這自然是主觀的見解），可是有許多人，（並不是一切的人），使我看不入眼。我看

到不少不少社會上的陰暗面，也摸著不少不少社會上的刺疣。可是我還是笑。我對老奸巨滑的馮先生笑，也對沒有脫盡孩子氣的劉先生笑，有了馮先生，我能夠半夜收入四五十元，我不覺得他花得可惜。但是劉先生的五塊十塊我都覺得花得太多。他說他還在讀書，讀書的人這樣花錢，我如果是他的父親，一定會責備他的。可是我希望他花錢，却是事實；花得越多，我便有越多的收入。天下那個人不是自私的？何況我這個被一般人所輕視的舞女！

我也時常有生活的幻想。因為電影，小說，啟發了我的心懷。我很希望有一個幸福的家，像我妹妹的朋友朱瑞莉那樣。我有一次陪一個客人看電影，遇著朱瑞莉跟著他爸爸媽媽也在那裏。她爸爸是一個看來很愛家庭的中年人，他們三個多有生趣！第二天，我妹妹告訴我，朱瑞莉對她說的：「昨天在電影院碰到你姊姊，還有她的男朋友。」我一時說不出話，受了極深的感動。「男朋友，」何嘗是一個年輕女孩子所有的「男朋友」！他是我的舞客，花錢叫我伴舞的人。我們的關係何嘗是「朋友」的關係！我覺得一陣惘然的傷感。

夜生活使我麻木了情感，我沒有一個平常年輕女孩子所有的愛人，沒嘗到戀愛

的液汁，我已經失去了辨別戀愛液汁的能力了。

別人的職業都有假期，我的職業沒有假期。別人的職業受人尊敬，我的職業受人唾棄。別人能以職業當作自滿的誇詞，我的職業只有一個人偷偷的評價。別人在工作的餘暇，找點娛樂，讓身心舒適，我却沒有休息。一天到晚的工作，也可以說一天到晚的享樂。除了睡覺，就是工作。偶而在弟弟的桌子上發現一兩本新的雜誌，就算是調劑生活的大恩物了。幾本舊的小說和一些良友畫報全翻得發了膩，每天的報紙也看不出甚麼東西來。自己常常想寫，不但關於自己的東西，還想寫有故事的小說，可是第一，沒有時間；第二，寫了沒有人看。根本一個爲人所不齒的舞女是沒有法子走進『高級』的社會的。所以寫作的念頭也低了不少；自己一支舊鋼筆，讓牠攜諸高閣吧。

一天接着一天，我每天走出這個藏在陰暗的弄堂裏的家，走到這大都市的奢華站，去呼吸只有燈紅酒綠沒有太陽的空氣。我怡然自得，滿足的生活着；可是在仔細爲自己想一思的時候，我就會覺得茫然。我的前途簡直是一片大海。——社會，

現在我離開我的工作了。今天比平常過得特別快，就像寫這篇日記，剛開始恍惚的鑑別了一次自己的職業。人生就是這樣恍惚的，像今天寫自己的職業生活一樣。

孤寂的小靈魂

(中選第十名)

連德

——我的妹妹——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白居易

黯淡的黑雲遮蔽了月色，對面的高鄰正在唱晚會的聖歌。我從呆然的發神中醒過來，暗笑自己對這首哀韻的悲懷一腔。

我有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庭，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弟弟，他們愛我，我也愛他們。一月以前，我還有一個生了二年肺病的八歲的妹妹。

她三年前受過父親的寵愛，她三年前有過一個欣樂的黃金時期。可是如今父親已經踏出了人間，在窮愁潦倒的生活裏，她害上了討厭的肺病。

自然，掛金絲眼睛的醫生不大理她；自然，這個蕭條的家庭和修學未竣的我，

這窮哥哥的我，是出不起大筆的醫藥費的。年來兵荒馬亂，鶴唳盈庭，她抱着病軀在顛沛流離的生活漩渦中苟延殘喘，已有一年。她原是爲了孤苦來這世界吧！所以命運之神送她一個肺病，傳染的惡魔陰森森躲在她的胸間，以致沒有人接近她。一個又幼又善肺病的女孩兒，處在一個又窮又紛亂的環境中，她的病焉能不日日沉重起來呢？

她是這麼一個慢性的病，將媽媽的精神都弄得萎靡不堪。她除了清瘦消滅的身子以外，並沒有甚麼病容！深陷的眼睛灼灼的發亮；聲音如晨鐘般的清明；她的喉間醞釀着不平凡的音語，睿智奇異地潛藏在她的腦間。

爲了她的病和經濟問題，母親終於打算將她送到一家傳染病院去：這是一個慈善機關，專門收留貧困的病人。可是家裏頭除了婢女春梅外，別無可以幫忙的人。病院去家裏有一段不近的路程，母親不願意她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那邊住，又不會將她羈留在家裏，正爲着這事情躊躇。

『媽！不打緊，』她似乎知道母親的隱憂，歉然地說道，『我一個人可以在那裏住的。在家裏累夠了媽媽了。送我那邊去，我是不害怕孤獨的。』

她是這般的堅決，母親祇好依了她。

我默默送她到病院：一張小病床，一小包衣服，一小几的應用物，多餘的是沉寂的空氣就是這些，將伴她獨自在病院中。

院門前橫過一條往海濱去的小柏油路，樹蔭綠壓壓蒼鬱地遮掩着，零落地立着路燈三兩。

已是傍晚的時候了，新秋的晚風帶涼意地吹着。我默默地走了出來，帶了印在腦中的一條消瘦的小影子走了出來，落葉索索地伴我的步聲。偶然掉轉頭去，路燈淡淡地照在白色的院門上，她站在門邊望我。

「哥哥，有空要來望望我呀！」她說道。

「好的，你進去吧！門外的風冷呢。」

「不冷……」

「你進去吧，我明天會來望你。」

她終於依了我的話，路燈靜悄悄送她的背影進去。

我惆悵地吸了一口氣，那悲哀慷慨的聲音清亮地繞迴我的耳邊。月亮還沒有上來，只有星光鑽亮地閃着，我走過這條幽寂的小路，心間瀰漫着涼意。

可是明天我不但沒有去望她，我却離開她了到香港去。在那裏做了半年流浪的幻夢，我在過着適意而困頓的生活，一團陰影不客氣地寄寓在我心的一角隙地，牠不給我半文租金，牠整天微微地對我神秘地笑。日常的現實生活在我的眼光中全是漠然，一種繁雜的罵聲將我的腦力都打暈了過去。華美的香港現在已不置給我一點印象。我覺到煩躁，我覺得鬱悶，便一溜烟跑了回來。

我又走過那條樹蔭遮掩着的小柏油路，正是夏季絢爛的時分。已是黃昏的時候了，十四夜的月亮早就掛在婆娑的樹梢臨照。然而我眼裏的這條小路依然像去年一樣蕭索，我看白色的院門關着，路燈依然在那裏淡淡地照着。

推開虛掩的門，我悄然走了進來；這時有一種幽祕的情感在心頭顫動着。我不曉得牠爲甚麼顫動得這般利害。

猛然聽見清明如晨鐘的說話的聲音，這聲音熟悉地從窗口透了出來又透進我的耳中，我急急跑到病室的門口，這時她已看見了我。

「啊！哥哥，……你說明天來，明天倒過了半年了。」她是這般消瘦，她的唇間又是如此滿是笑容。我緊緊握住她的手，聽着她那麼說，不覺也笑起來，這笑便做了我抱歉的回答。

「蕙，你不覺得寂寞嗎？身子好些吧？」

「我很舒服咧，這裏的醫生一天來診視兩次。媽和春梅也常常來，有一些人和我談談，不很寂寞！」

室中很寬敞，有些同室的病人和他們的親人向我送了驚奇的一瞥。

我知道這裏的人都很喜歡她，她的從容自然好像沒有生病的情態搖撼着我。她那滿足快樂的語音反使我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來。啊！一別半年，恍如隔昨；我凝視這雙閃爍在他清瘦的臉龐上的腫眼時，覺到一線閃光晶瑩地向我的靈魂照示。

然而這時候我們是更貧困了。那病院終爲了某種緣故而不收留她了，她曳了久病的身子回家的時候，我感到慚愧和黯然。

105

我的哥哥沒有肥美的職業，我和弟弟教育費用已是他肩上一副沉重的担，蕙妹的病費更是無着落了，她回家以後，家裏唯一的婢女春梅已是忙得不可開交，萎靡

的母親也勞頓而蒼老了。她憐愛女兒的熱心已超越巔峯而向那邊滑下去了。蕙妹的似重似輕的疾病和人事的煩苦將她的精神消磨而遲鈍下去。她的心情在黯淡的生活中中陷進了一層悲慘和纏結的網羅中，多感的情緒在挫折她傷痛的靈魂；她懷念去世的父親，關心小女的疾病。這悲慘的網羅不久便破了，然而她已陷進更深一層的咒詛昏迷的境地；生活於她祇是無期的煩苦，我覺得這層的時候，內心起了一種激烈的震盪和傷感。物質和精神的苦悶已爆發而瀾漫，我終於聽到意料中的她的咒詛了。

「唉！蕙，你是來向我討債的嗎？我不是受你討夠了嗎？你已病了二年，該癩便癩，不會復元便回你本來的地方去吧。你是該歸去的時候了。沒有幸福會來找你了，你是在惡魔的掌握中了。蕙啊，我爲你已費盡了我的一切了，我沒有福氣養你，討債的東西，你爲甚麼偏來這窮苦的地方？……」

聽見她半入昏迷狀態的聲音，我不覺惶惑起來。不可避免的事終於來了，她不求徵求我們的意見強將蕙送給別人家做女兒去。

那時我已感到惘然，有一種可憐的情感在心裏無力地掙扎，功課都引不起我的

熱心。生命的巨輪已經將她拋在黑暗的一角落去了，人生的歷程在她枯寂的靈魂中有甚麼用意？痛苦的陰影已經佔據了我整個的心，我曉得這是可發笑的一腔悲懷。然而我怎麼能夠排遣？

那家人家的經濟狀況却比我們更不如。母親給她的一點錢都被她的「新母親」拿去用在別處了。她自己吃的牛奶也被那「新兄弟」分享了去。她既受不到醫治和安慰，反在徬徨無告的氛圍中；然而她却泰然對春梅說道：

「向媽說我很好呢！如果他們待差了我，我會再跑回家的。」

果然，她常在炎熱的太陽下獨自走了很遠的路到家中來。可憐的沉沉如夢的母親已磨鈍了她自己的意識了。她不允許這孤寂伶仃的女兒來看她，她說她不願再見她了。

在人寰中這孤寂的小靈魂一刻刻在走向一條道上。誰將她迫向那條道上呢？難道是她自己歡喜的嗎？

但我終於極力堅持主張，將蕙妹從那邊接了回來。這伶仃孤苦的小靈魂便又在這畸形的家裏住下。

明知家裏陰濕的空氣於她是無益有害的。明知她孱弱的病軀非從速診治不可。然而處在這米珠薪桂，經濟拮据的環境中有甚麼方法？難道有一個慷慨的大醫士來替她負擔一切嗎？我不敢想。

我那時不住在家裏，另居在學校附近的親戚家中，幾天來大考期到，我不得不振作這類廢的神情去同課本奮鬥一下。如果我這次落第，我將如何對得住爲我勞苦的母亲和哥哥呢？

於是我將近二星期沒有去望蕙妹了。

考期祇再過一天便要結束了。那晚我正忙着在燈下預備明天的考試。房門突然開了，哥哥走了進來。

他的面上佈着一層陰影，他的眼有點紅暈，他慢慢地在我身旁坐了下來。

「在預備考試吧？」

「是的！」我忽覺到他的聲調有點不自然，然而祇一刹那，我接着說道：「祇有一天了。」

他點了點頭，靜默了一會，我同他本是有話說的，從不曾如今夜的靜默過，我

正覺到詫異，他驀地對我說：

「德，釐去了。」

我來不及領會他忍不住的悲硬的聲音，我的耳邊驟然湧進海濤的狂吼，雷雨的震裂。大地似乎就要破裂下去，一朵黑黢黢的巨雲迎面撲來。我失去了一切，我好像從無窮的太空跌了下來，往下沉！沉！沉！

「去了？……」這二字極艱難地費盡了我昏迷的力量。眼淚已盈盈奪眶而出，我不曉得這些酸淚從那裏來，心裏頭的陰影擴大而且猖獗起來。這顆心已不屬於我了。牠脹悶地似乎就要從喉間跳出來。我惘然望着哥哥的臉，二顆熱淚正停在他的眼沿；他隨即將牠拭去，繼續着說：

「是的，她已死了三天，而且埋葬了！我恐怕你聽了這噩耗，書將沒有心讀了。……啊！德，不要乾泣了，你該因她的死去歡喜，她在世界上再活下去無非吃苦，她是該早點歸去了！」

「二星期以來她病得越發厲害。二年來的病苦如火山般一起爆發了出來。她整天裏獨地在墨暗的房中咳嗽。她似乎已知道將到的命運，她不感到恐怖或悲哀，反

「但她的神色非常清楚，她問我要東西吃，又同我說了好多的話，我一點想不到她會有那般迅速的變化。她問你爲甚麼許多久沒有去望她，她在等你去教她讀書呢。她說你教她的書她都背得爛熟了……」

「我想起二星期前教她讀書時的光景，不覺愴然傷神。她是這般睿智，想不到她却這般早殤。」

「我後來有事出門了，」他停了一會，接着說道：「那是四月廿九日的午後二時，母親遣春梅來叫我回去，春梅滿臉淚痕，我早已料到是甚麼事了，但不相信會這般迅速。我跑到家裏時，看見母親坐在她的身邊哭泣……啊！從此她沒有了……」

他越說越使我傷心。他不再說下去，便拍拍我的肩膀出去，他說道：

「德，起來預備功課吧！不要悲傷。」

考後，我凄然走到她的墳塋，這裏有一個孤寂的小靈魂悄然地長眠着。我湧不出半點淚水了，我知道這些酸淚已在我心中氾濫汹涌……夕陽紅紅的眼睛照視墓邊，從此伴她的是甚麼？我不敢想下去。

景，心裏頭起了無名的嗚咽。

經過你寂靜的小路，

經過你往日的病所；

這裏我有一個久病的妹子，

往日曾經在這裏住。

曾經在這裏住，她孤零零的一個

她久病的瘦身在這裏住過。

如今這裏的門已閉上，

這裏的牆壁換上新裝；

這裏已不是昔日貧民的病院，

却成了外國人的公館。

現在她已不在這裏，

她已經遠遠離去；

遠遠離開這世界，

她已經遠遠離去。

祇是我偶然從這邊經過，

想起當日她孤苦的病中生活；

想起當日她一條淒涼的瘦影，

漂泊地在她短促的人生途上蹉跎，

祇是我偶然從這邊走過，

我想起了這一些：

蕙妹，想你墳上的草這時已經長綠，

想你的靈魂這時已經安靜；

啊！幸福該在墳墓中陪伴着你。

祇是當我走過你往日的病所，

眼淚和悲傷佔滿了我的心。

困苦中的奮鬥（名譽獎第一名）

維特

——我的苦學生生活——

本來在一個窮到連稀飯都沒有得吃的貧農家裏生長着的苦命孩子，根本就沒有接受小學教育的可能；然而我居然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遠渡重洋，儼然地受到各階段的完全教育了。這中間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情況，自然不是一般青年學生所能想得到的，我很想老老實實地向大家敘述一下。固然咧，古今，中外，已經有過不少窮人成了名流學者，為社會人羣建立過許多偉大的功績。像我這麼一個極平凡，而且依然窮困着的大學校的起碼教授，算得了甚麼一回事呢！因此我又想在未敘述我的窮困生涯之前，必須先向讀者諸君聲明一下：我寫出這麼一段生活來，並不是自驕，自滿，而是想用以往的生活來警惕自己，使自己知道應該更加努力苦幹的意思。我此刻仍然在窮困的環境中，繼續自己的學問而奮鬥；深深地冀望自己將來能夠有些成就！我很盼望前輩學者，以及和我同命運的青年朋友們，能夠告訴

我更有效的奮鬥方法！並且懇切地盼望大家給我一個有力的指導和鼓勵！

(一) 啓 蒙

我的父親在年青時，本是一個科舉制度下的童生，雖然後來爲了受經濟壓迫，不得不揮掉「場籃」（註一），棄學歸田，可是他始終沒有忘記他自己曾經對祖父發過的誓願，一定要叫他的未來的兒子，承繼着祖上的書香。他常常說：當他二十六歲的那一年，因爲秀才落第，受了祖父嚴厲的責備，他深深地感覺到在那種一邊要揀豬糞賣錢過活，一邊又要爲維持門第而勉強穿上長衫去進考場的生涯，是過份的無聊。因此在他落第歸來的時候，乾乾脆脆地脫下長衫和鞋襪，帶同「場籃」一齊送還給祖父。他在請願着：「要讀書，等我娶了親，生了兒子以後，叫他去讀好了；此刻爲着生活，我甯願去幫人家種田，做工，自食其力，不想繼續維持酸紳士的門第。」他不待祖父答話，便毅然決然地從那一天起，勤苦地度其數十年的貧農生活，再不願意聽人家勸他讀書的話了。直至他四十多歲，才勉強地娶了我的母親，生下我這麼一個前無兄姊，後無弟妹的孩子。幸好我母親因爲是乞人家裏的女

兒，從小就過慣了勞苦的生活，她終日辛勞地勤做儉用，積下一些糧食，慢慢她能夠固定佃下二三畝地來自耕，這才叫鄉里親戚們恭喜父親「成了家」了。然而在這種家道經濟狀況之下，生了兒子，只有使他們負擔更重，生計更苦；而做他們兒子的，自然更談不到滋養和教育。所以我自小就是一個瘦弱的身體，帶着一副憂鬱的性格。記得是六歲的那一年夏天，父親買了一冊孝經回家，每天晚上從田地荷月歸來，晚餐之後，就在院子外面藉着月亮和星光，教給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背誦。在那種啟蒙教育之下，到年底，居然讀完了一冊孝經，一冊大學，還可以信口背誦兩本薄薄的三字經和增廣賢文，自然對那些文句裏的深長意義，是不會明其妙的。

是第二年的春天，正當我鄉「行儺」（註二）後第三日——正月十八——父親代表族人去主聘了一位姓陳的鄉教先生，來宗祠裏設館，自然我是最主要的一個學童，大清早便被母親喊了起來，換好一套新衣，先上廳堂去禮拜祖宗神牌及灶神土地；然後吃了一碗所謂「開聰明花」（註三）的掛麵和一隻雞蛋，才背上了新製的筆袋，從新又拿上一冊嶄新的孝經，和一本還未開筆的紅字簿子，帶同預備好了的

一盞紗米花和一碗教師的禮糧，由父親送我去上課。那時候與內書室，隨着七歲

進了小學和考取了中學，以及大學招生發榜時的心情，都要高興得發狂。當初誰以為上了學，便可以不要檢豬糞了，誰知爲了上學，每早更要提早起來，先把糞籃檢滿，才能夠回家吃飯，上學。遇到農忙，根本就不得休學去幫忙做活；沒有柴燒了，還要跟大人上山去割柴；后保（註四）番薯收成了，又要去檢薯根，薯蕷（註五）賣給人家去餵豬。因此漸漸地也就不很感到上學是興趣了。這樣一混五年，簡直可以說等於沒有讀書一樣。儘管五年間讀完了四書和四書集註，讀完了幼學瓊林和千家詩，讀完了詩經和左傳。論冊數可也不少，但這實在於我智識上毫無益處，只是博得族人恭維『書香有種』，增加了族人的喜愛，使他們後來樂於助我進中學的一點的信用基礎罷了。

（二）進了小學

那還是前清宣統初年，我們隣鄉有一位以『神童』聞名於全縣的少年秀才鄭炳章先生，（他便是我生平最早發生敬仰的恩師）第一期優級師範畢業，例獎『經魁』，在他自己的住宅門前，豎立一對二十來丈高的誦經旗杆，並且在他的大門上

橫掛着一塊『經魁』的匾子。這一天唱了雙台『文武戲』（註六），驚動了遠近數十里外的鄉人，大家爭着登門道喜，恭送禮金。我也爲好奇心所驅使，帶着糞籃，偷偷地跑到門口去窺看。這確實給了我很大的興奮，使我對讀書的興味突然高漲起來。就在這一年秋季，這位新進經魁，在他村莊裏創辦了一所兩等小學，隣近各村，許多稍稍有錢的人，都遣送子弟去上學。這種風氣一開，不久久便在榜頭，在下米，在象泮，在壩下，在南溪，只十多里路之內，居然創辦起五六間兩等小學來，真是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把我這冷冰冰的腦子，簡直興奮得不能再安分去追隨豬糞了，記得我每天出去檢滿了一籃豬糞，或者檢好了一袋薯蕷之後，差不多都得轉了一個圈子，跑到學校門口去，伸長脖子，旁聽教師在裏面的講授。日子久了，那位經魁老師已經發覺了有這麼一個羨慕讀書的窮困孩子，天天在外面聽講，承他優待，時常要我進入教室去聽課。後來他特地找到我的父親，表示願意免費允許我去上學。我父親自然是很高興的，只是應宿費毫無把握，而且又少了我一個人的出息，心裏仍在躊躇。結果還是母親下的決策，要我通學，每頓仍然回家去吃飯；每天早晚，照舊幫助父親工作。就在這年十一月末，正式入學插班，一直到民國二年

夏季畢業，四年間差不多每天都是一樣地天才發白，就趕着去查田村莊附近去檢一個書卷，然後回來溫課，吃飯，睡到天黑多去田園看書，中午午了裏，就回家吃飯；下午照例從學校放學回家時，必須隨時到各村去看石炭，或者巡視一下各坵田園的作物，然後再回家吃飯，溫課，很徼倖地每期成績都列在甲等，頗受老師們的寵愛；同時，同學們也都能互相禮待，所以四年小學教育，順利地書了一個段落；只是畢業考試之後，爲的校丁報榜要錢，勸學所的門房報榜要錢；甚感縣報，區報，里報，整天一隊隊地騎馬敲鑼報喜，敲詐不休，害得我母親把一點不值錢的首飾賣得乾乾淨淨。最後，教育官的門丁報榜時，無法開發他們，只得閃起大門來擋駕，算是丟了一次大醜，叫他們一行人馬呼罵而去。此外最使父母操心的就是『畢業了又怎麼辦』的問題。他們以爲今後如果仍舊要我割柴，檢糞，未免面子上不大好看（這其實在我是無所謂的）；鄉教，因爲年齡太小，還談不上；升學，那是絕不可能的了。記得很清楚，有一天爲的老師來商量送我升學的事，害得二老內心矛盾，相對痛哭了一夜，當時他們那種受經濟壓迫而不能達到送子升學風願的苦悶，至今還深深地刺在我的心版上，二十餘年來，只要一想到那末一幕，我

便會立刻把精神抖擻起來，不敢不克勤克儉地去理頭苦幹了。

(三) 中學生活

在小學畢業的那一個夏季，有十幾位畢業同學，仍然聚集在瀾齋，要求老師給大家補習英，算，準備去應考中學招生。我也得了父親的許可，參加補習。到七月初，各地中學發出招生廣告，同學們都準備要去上省城（福州）應試。他們盡量地鼓勵我的勇氣，要我同大家一路去福州，那時負責領導這一批青年進省的是一位新由福州高等學校畢業的鄭炳英老師，他很熱心地勸我冒險前進，並且還替我問炳章老師徵贖了兩元路費，要我無論如何先去應了考再說。他的最寶貴的勉勵，至今還牢牢地記在我的心腦中。他說：『讀書不比做生意，並不需要有充分的資本；只要有機會讀一天便算一天，到沒有辦法繼續的時候，也就不妨休學，總算多了一天見的見識了。』多謝他給我這一指點，使我有更大的勇氣，並且負生了我一輩子求學的旨趣。那時僅僅憑着炳章老師兩塊錢的津貼，另由母親賣掉她僅有的首飾，一隻銀手鐲，湊合了六塊錢的現金，我便跟着大家跑了三四百里的旱路，取道興泰，

永福，去福州應考初級師範的招生。那是一條穿過了萬山疊障的羊腸小道，真是山迴路轉，前途崎嶇，以一個體格還未充分發育的十四歲小孩，鎮日爬山越嶺，確有點吃不消的神氣。然而當日那種前進的精神，却戰勝了身體的疲勞。還依稀記得下四壁嶺（註七）時的情形，從山頂直下二十多里陡立的山崖，一雙小腿顫慄得如同發了瘧疾一般。有錢的同學們都是以肩輿代步，唯有我這窮孩子，只好以步代肩輿，寫到這裏，真不能不向炳英老師致一個謝禮，謝謝他當日熱心的愛護。

到了福州，我們住在一家煙店裏，先後四個星期，用去伙食費三塊多錢，帶同一塊多錢的路費，幾角錢的報名費和照相費，六塊錢的準備金差不多快用完了，入學保證金却根本無着。沒奈何，只好叫兩條小腿趕快抬着身子歸回仙遊。總算是參加了大場陣的考試，看到了大城市上許多近代化婚文明了，深慰此行不虛。

這一夾回家，我的態度上比前活潑多了，人情世故，似乎也大有進步，我知道光向父親去撒嬌，是徒然苦了老人家，於事實不會有補；老師處因為需要津貼的學生，不只我一個人，也不會給我太多的幫助。於是時常問一位同姓不宗的老紳士黃增壽先生那裏去討教，同他建立起一種比較親切的關係，使得他很樂意來為我幫

且向我的族人去商量節省宗祠的秋祭，每年可以給我數十元的大宗經費。這麼一來，學費既然有了着落，父親自然高興讓兒升學了。乃決定第二年春天。到福州去設法插班。剛巧路過莆田，適逢省立十中招考插班生。我就順便應試了。幸好一帆風順，安然達到了升學的目的。

說起中學生活，我便滿腹牢騷。在那三年半裏頭，雖然不好說是沒有讀書，可是爲的學校營教之不良，使我性格變得更加孤僻，身體也因為用功之不得法，漸漸點日見增多。大概是爲的衣裳過於破陋，生活過於窮困的緣故吧。我除開上課，吃飯，不能不和大家在一起之外，從來不願意去找那一班少爺，談笑式的同學一起散步或談話；甚且早晚到廚房去盪水洗臉，洗足，都得另走一條人家不當經過的僻路；要是見到了三五個同學站在一起談笑，我便會疑心他們在談論我的窮生活了。因此在前面三年之間，我簡直是一個啞巴，很少向人家開腔說過話。每天吃過飯之後，便關起門來溫課。在一盞豆大的燈光之前，每晚總得等到十二點或十二點鐘後才就寢。縱使人家認爲是不相干的隨意科，像『字典』，『彙典』，和『手』

義』，我也一樣要傻讀至能默誦才止。這麼一來，自然眼睛不能不近視，背部不能不駝起了。爲着這，我負下了『當好教師』的志願，也就是後來進師範大學一個最大的原因。

第十中學是在莆田城裏，離我家有一百里的距離。每次上學都是父親替我挑着行李箱，我自己背着一個小包袱走在他的前頭。照例這一天早晨，母親在雞遠未報曉之前，就得起來爲我們父子預備早飯，並且特地爲我們捏好幾個飯團，炒好一些花生米，準備做我們的午餐和晚餐。她老人家始終是那末熱忱地每次弄好飯後，看看東方發白了，就在灶前點着一對紅蠟燭，燒着一炷清香，喊我起來洗了臉，拜過灶神和祖宗，然後喊父親一齊起來吃飯走路。每當我們出門，她必然她立在門前，目送我們一二里路，直到見不到人了，才進入門去。他常常爲的感到生離的難忍，嘔泣終日，不舉炊事，要等到第二天或第三天父親回來之後，這才恢復了炊煙。由家裏到學校，我們每次所花的路費，向來沒有超過兩角小洋，儘管有時碰巧有回程的馬，只需一角錢一鋪（十里）路，我們也從來沒有騎過。大家老是赤足步行，要等走到了莆田城郊，才放下包袱，把布鞋取下，就困溝裏去洗足，穿好鞋繼續進城。

到學校後，第一件事是向會計處交好每月三十毫小洋的膳費，當天晚上就去書店買齊本學期應用的教本。另外就只剩下塊把錢準備買油點燈和理髮了。至於洗衣補襪向來都是自己動手；茶樓，酒館，那是從來不曾問津過；衣服和鞋子始終都是母親親手織布，親手剪裁的『家貨』，更不會向補家做過生意。因此每年費用從未超過四十五元（包括學費每年大洋十二元，膳費每月三十毫小洋在內），只有畢業的那最後一次，爲的要去宗祠謝祖，務須『簪花』（註八）坐轎子回家，被轎夫敲了幾塊錢的竹槓。另外還做了一套長衫，馬褂，呢帽，緞褲，一起花了二十多元。這個學期的費用差不多比平常一年還要多了。

四 「恭辭晉京」

中學畢業之後，自知繼續升學是再不容易的事了，只好應聘去當小學教員。後來因爲匪亂，全縣小學大半停辦，慢慢地就連白天在外面走路也不可能了。便在自己的村莊裏因陋就簡地辦了一所私塾，在那裏試教一冊自己杜撰的農村教材，（自

然以現在的眼光去批評，那是太不成樣了，（以致兒童記賬、寫信，打算盤（珠算），看單據契卷爲目標。居然博得附近各村莊的鄉民的讚譽，遐邇咸送子弟來就學，真是生意興隆，座爲之滿，比較教高級小學，興味還要濃厚許多。大概那個時候，可以算是我的智慧發展最厲害的時期吧。我爲的要適應環境的需要，學會了各種民間常用的應酬文字；學會了爲病人摸脈開方；學會了配製幾種消毒藥物，替鄉人割治膿包；同時也學會了卜卦，算命，擇日，堪輿……幾乎三教九流，無所不通。要是在當時受着正當的教育，想必會有很好的成就；可惜把黃金時代，輕輕的糟塌了，真是想來難過——也就是爲的成了一個這樣的通人，所以士農工商，厄爾巫道，各樣各色的朋友，都有往來。這時我父親變成了我的助手，整天都在學校幫忙管理學童，再也不耕田種地了。就這樣地混過有四年之久，到了民國十年，省府大舉剿匪，各村各族的紳士和一些智識青年，相繼歸來向匪劣結算總賬，才停止了我們的放生活。那時在東區三里，有二百多天真活潑的純潔青年，組織了一個『東區學會』，舉辦許多地方文化事業，同時協助政府清除匪類，經常地爲各村農人排

忙得連吃飯睡覺都不得空，總算是轟轟烈烈地鬧了一番，博得地方人士一些比較滿意的讚譽。大概是幹得太熱烈的緣故吧，土劣宣鬧，不恨日深，他們用盡方法要消滅我們商學會，自然我是他們的眼中釘，被認爲學界禍首了。有一天，縣長陳煥然先生特地託了一位紳士告訴我說：團部已有命令要來抓學生會的头兒。他要我趕快離開仙遊，還自動地說要爲我担负籌備學費的責任，勸我立刻去北京升學；我的許多朋友，也深怕我繼續幹下去，會有危險，大家都極力慫恿我再上進，準備替社會做更多的事。他們替我發了一些『恭辭晉京』的貼子，在三五天內，收到了四百多元的送行禮金，於是我辭別了我親愛的父母，美麗的家鄉，復踏上了求知的前途。

到北京時還只是二月光景，自然沒有甚麼學校可進，只得住到會館裏去，埋頭伏案地作暑假後應試的準備。幸好有中學的那三年傻讀，苦讀，各門功課大致都還可以背誦得出，所以溫課也就不很費力。暑期瞬屆，我所應試的三個大學——師範、醫大、警官學校——都徵條地取錄了，我自己最喜歡去學醫；但父親拚命地反對，他主張去進警官學校。結果爲的顧到經濟問題，決定了進師範大學。雖然在

那時的師大一二年級已經沒有官費可享受了，然而不交學費，不用買書，這也就於我補益不少。

在師大第一年因為還有多餘的路費，經濟不感到甚麼困難；第二年縣裏真地發給了百五十元的津貼，也還能夠勉強支持下去，只是從這一年起，我父親害了重症的胃癌，天天需要延醫吃藥，而且爲的他信賴中醫，要收買珍珠來治病，這就鬧得山窮水盡，家裏連番薯都吃不飽了。即使縣裏有時還領得到些微津貼，或者朋友們給了我一點小補助和貸金，都只能留在家裏幫助家用了。我自己的用費，只好靠着賣苦力來維持。那時我在一家私立的中學裏，教了幾點鐘每小時不到五角錢的功課；另外替一位過去了的政客担任每週兩次四個鐘點的家庭教師，一月可以有十來塊錢的收入，在這可以吃官費飯的三四年級裏，平時也都還過得下去，只是逢到假期，學校一膳之後，那可真餓得難耐，我每餐向例只是一百錢（十個銅元）的湯麵一碗，有時添上饅頭兩個。除了去朝大訪友，可以在好友處飽吃一餐之外，簡直沒有飽過肚子。更不幸的在最後那一學期裏，我親愛的父親沉疴不起，遽然長逝，弄得家境更加愴困，要不是好友王維一兄和陳少湖先生的援助，簡直連短短幾個月

的學業也無法結束了。寫到這裏，我淚珠欲滴，再不忍寫下去了！

(五) 大學畢業之後

自從離開師大後這十年的生活狀況，雖然也有過許多波折，但就大體上說，已經是脫離苦海，登諸彼岸了。儘管中間因一度參加政治活動，曾經從過軍，辦過黨，受過通緝，坐過牢獄，吃過不少的苦頭；可是六年的中學教師，四年的大學教師，兩年多的省督學和編輯生活，總算是享受了上層社會的清福。在東京讀書期間是同愛妻在一起，過着小家庭的幸福生活，甜蜜，愉快的時間居多，自然更用不到向大家訴苦了。

不過我的性格，因為從小就在窮困的環境中鍛練出來，至今仍然一本勞苦習慣。固然宴客向不留連，自奉確也十分儉約。除了是陪着愛妻一路出門，有時不得不坐車或乘轎之外，從來都主張練習跑腿；吃飯，如果是單人的話，每餐以不超過兩角錢為原則。只要手頭稍稍寬裕，總願意盡力資助窮困的學生和青年朋友們去做有價值的升學費用。這種性格現在還沒有改變，將來也不希望改變。祇是能力太微

附註

(一) 場籬——科學時代，童生用以盛貯筆墨及食品之手提行李。

(二) 行舖——春季團練總委會之一種迷信行爲。

(三) 團練明花——即啓聖的意思。

(四) 后停——仙遊縣第二區之一保，地處天馬山麓，只能用以栽種蕃薯。

(五) 蕃薯——蕃薯之小者，農家往往棄之于地，貧寒人從而檢拾之，用爲糧食，或售給他人，

供餵豬之用。

(六) 文武戲——民間喜慶時，往往演劇以示熱鬧；遇特殊所可貴之事，則兩齣並演，一文一武，有文武全才之意。

(七) 四壁嶺——仙遊與永興縣界之一高山，自山頂至山麓距離四十里。

(八) 簪花——滿清時代童生入泮，必由老官爲之簪花，以示及第。民國初年，考畢離廳，而習

氣猶存，謂小學畢業等於秀才，中學畢業等於貢生；高等學校畢業生等於舉人，大學畢業等於進士，因是依然「如法表演」以誇耀於鄉里。

黃昏的傳奇（名譽獎第二名）

南郭南山

——我的第一篇小說——

你也許是寂寞，獨自枯坐室中。

是的，一定是這樣的。於是你遂從案頭取了這冊新寄到的西風，信手翻到這篇當選的徵文，想藉以排遣你的百無聊耐的心情，和春日遲遲的寂寞的黃昏。

外面天還沒有黑，但是你的室中已燈火輝煌。你這住宅是位置在貝當路附近，巨額達路，亞爾培路附近，或者祁齊路，福履理路附近……總之，是上海法租界住宅區最幽靜的一段，一幢一樓一底的獨院，遠離市囂。現在是六點，你剛從你的office辦公回來，帶着點工作後的倦怠與平靜，深深地陷坐在沙發裏，兩腿交疊，手裏拿了這冊雜誌。立燈從旁灑下淡黃的光圈。口銜一支捲煙，或者一個陶製的煙斗，纏繞着青色的煙霧。一旁的几上還置有馥郁的香茗。弄堂裏有沙着嗓子叫賣晚報的聲音，鄰家的收音機也沒有到它饒舌的時候，遠處間歇地有一輛街車駛

這樣不壓人的滿足。但是你覺得有一點惆悵，有一點煩，有一點悶，好像缺少甚麼。不，又好像多些甚麼，不，你又覺得不感到甚麼，或者你不知道你所感到的是甚麼。

『要是有人來談談多好。』

也許你不禁這樣想。是的，要是有人來談談該多好。你需要一點溫暖，一點親切的感情的溫暖。但是你的朋友都在他們的『家，甜蜜的家』裏，成在各處爲風雨飄搖的祖國墳墓自己的生命；你的家人呢？弟妹在學校，父母尚遠留在北平，青島，或者內地一處太平的城鎮古舊的宅第中，守着寂寞的家園；而你的溫柔的夫人呢，她正在廚房爲你作一席可口的豐富的晚餐——對了，你不是已經聽到刀砧之聲，又嗅到令人垂涎的煎油炙肉的香味嗎？——因此，你拿起西風，恰巧翻到我的第一篇小說，想從而消磨這一段無可奈何的光陰。

然而我將怎樣開始我的故事，我的第一篇小說呢？我說一個甚麼故事呢？這故事發生在甚麼時間，甚麼地點，而且有些甚麼人物？這當然不必像一幕戲劇那樣明

確地註明，但是爲使你便於了解與增加故事的色彩及親切之感起見，我們不妨假設就是今年，就在上海，或者就是今天，就在這住宅區中，或者就是今天這靜靜的黃昏，就在這間精緻的書室裏。而且，假如你願意的話，你不妨就權作這故事中的 hero。

是的，你就是這故事中的 hero！

你剛從你的 office 回來，正如前面所說，你坐在沙發中，你覺得疲倦，又覺得惆悵，你需要一些親切的傾談，但是你的朋友沒有來，你的家人不在，你的夫人也不在！她接待你後又親自下廚爲你烹調她的拿手好菜『清湯魚圓』，和你所嗜好

的『洋葱牛扒』。就你一個人在書室中！也許你今天又在報紙上見到或聽別人說到一些不愉快的消息。你悶悶地抽了一會煙，喝了幾杯上好的龍井。你感到從來未有的寂寞。你有點發愁，有點懷人，有點憂國……但是你又甚麼都不是。你想有人來和你談談。你想只要有一個生物來寬解寬解你的精神也好。那怕一匹狗，一頭貓。但是多麼不幸！你的夫人一直怕狗，而你也一直不喜歡貓。窗外飄逸一陣風，你覺

辦案頭已拆開的西風。你重裝了一斗烟，或者你重燃了一支捲烟，把立燈的光圈投向沙發，拿了這冊雜誌，陷坐到沙發裏，正如前面所說的模樣。你翻了一翻目錄，徵文結果發表了。你信手翻到這篇當選的徵文，這篇我的第一篇小說。你開始閱讀。新印就的紙張發散着鮮郁的油墨氣息，這更激起你的饜饜。外面很寂靜。一個賣報的走過去了。鄰家的收音機還沒有咕噪。遠處有一輛街車帶着隆隆的騷音駛過。廚房裏有鍋鏟聲，隱約的笑語

但是一陣門鈴爽朗地響起來。

這是誰呢？你心裏想，然而你坐着沒有動。你正讀上了口味，你捨不得離開。門鈴又響了。長了一點，並且最後還連續按了幾下。顯然是這未知的來客在焦灼和催促了。

然而你仍然沒有動。你想王媽幹甚麼呢？難道她沒有聽見嗎？可是你聽你的夫人在廚房向你嚷着甚麼？

——怎麼啦！我的少爺！你沒瞅我們的手全丟不下來嗎？

你還遲疑甚麼？丟下這冊雜誌，去吧。你若一味想貪婪地讀完，那我的故事也

無法進行了，我們正待這位來客來發展這故事呢。於是你只得丟了雜誌，快地站起來，而且那麼懶懶地伸了一個懶腰。這鈴聲像一枚石子投到止水一樣劃破了你剛剛找得的一點甯靜，舒適，以及沒有感情的皺折的滿足的境界。你不很樂意，也許你還有一點氣惱。這是誰呢？你重複地想，開開這間書室的門，穿過客堂，走到階前。也許這是饒舌的小周，或者老陳的一對來邀到國泰去看電影吧。要不就是徐太太來邀作方城之戲了。這些人都好像是沒有國籍的人，你厭惡地想，一點沒有國家觀念，整日價只是享樂，只是享樂，戰事一起，就搶着買外匯，或者提款，或者買金子，正如一位作家在他的一篇小說中的嘲諷：『當他們覺得銀行沒有自己那麼可靠時，又覺得自己沒有金子可靠。』全沒想到國家，現在他們有的是錢，當然享樂，國家徵兵徵不到他們，米價飛漲也影響不了他們，也許他們自己就囤積了米哩。而且從來沒有看見他們翻過一本書，甚至一本雜誌！——對了，或者是郵差送來你預約的書籍與預定的雜誌吧，要不就是一封闊別的友人的信，或是一封古色古香的平安家書吧……你走下石階，穿過小小的庭院，走向大門，腳步反而忽從起

來。

壯，一身灰布長衫，臉色黑紅，很瘦削，下巴尖尖地凸出，一頂舊呢帽低低地壓住眉頭，兩眼發出銳利的光，向你上下打量。

你本能地退後一點，半掩於門內蔭影。某方特務工作人員？近日暗殺失蹤時有所聞；綁票勒贖的匪徒，抑是殺人越貨的強盜？但是他溫和而有禮貌地對你說：

——請問夏雲峯夏工程師住在這兒嗎？

聲音微微有點嘶啞，帶一點鄉音。

你跨前一步，覺得自己太神經過敏。

——你找他甚麼貴幹？

他的眼睛瞅住你映在夕照中的臉，把帽子取下，向你伸過手來。

——你不認識我了。

他譏諷似的說，口角掛着微笑。

鼻尖那一顆黑痣像一個火花躍入你的記憶。

——志校！呵！是你！

你情急而呼，幾乎擁抱地攔住他的雙肩。

——當然是我。你還沒有忘記你的老朋友。

——我們全當你死了。你這麼久不給我們一點消息。

——我怎麼給你消息？

——可是你至少這次該先通知我，我好去迎你。

——我喜歡叫你意外的驚喜。

——你不怕這會轟然驚死我。

——你是電影中的女主角嗎？——怎麼，你不讓我進去，難道你就在這大門口

接待你的老朋友嗎？

——顯明於是你滿懷驚喜地把來客引入室中。——一路你高聲朗笑着。你真真覺得快樂非常。是的，還有比這更令人驚訝，更令人喜悅的事嗎，一個平生最知己隔絕了音問近廿年，生死莫卜，自幼相處的老朋友陡然出現在你的眼前？

你請他坐在沙發上，你爲他斟滿一杯香茗，你爲他燃起一支捲烟。你跑到廚房

到圈椅上，坐在你的朋友對面。不知由於過分的驚訝，抑是喜悅，抑是興奮，或者要說的話太多，你覺得無從說起，只緘默地諦視着他。是的，在人生的程途上，我們有些時候不都有過這種經驗嗎？言語實在是多餘或非必要的。

你們是自幼的伴侶，從孩提時便互相投契。同在家塾中讀書，同在一條河洗澡，同在一個山頭放風箏，同在一塊草地捉蟋蟀。直到中學畢業後，纔因志趣的殊異，他上北平講政治經濟，你到上海攻土木工程。這其間，正像一切初離園的好朋友一樣，起初音問密繁，隨後稍疏淡，接着就是怠忽。從信中，你知道他生活得很好，思想有一點過激，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熱愛和委身於暴政的世界的憎恨，而且，一切所有的青年，還鬧過一點戀愛糾紛。兩年後，你纔早出團了。他還留在原來的學校繼續未竣的學業。可是從此你再也得不到他一點消息，輾轉聽說他失蹤了，他入獄了，他死亡了，傳說紛紜，莫衷一是。就是他的家人也不敢確定。四年後你得了學位回來，那時國家還不十分重視你們，而你也傾於奔走權貴之間，便在一家人地處不利安身下來。隨後你以恬淡的態度和你的夫人一見傾心，而戰慄更爲你們早早奏了結婚進行曲。你一直在惦念着他，且因自己的幸福而更爲他祝福。

而現在，他就像一個夢境似的忽然出現在你的面前。你的朋友看起來是比記憶中的蒼老得多了。風塵僕僕，頭髮蓬亂，雖然眉宇間的英爽依然，但歷盡艱辛的痕跡仍可從臉上讀出來。現在這一身邊幅不修的人，難道就是那一定要穿漿過的襯衣的少年紳士嗎？難道這便是那在學生會上口若懸河折服衆人的小政治家嗎？難道這便是那槍聲一響便如脫兔而出的徑賽英雄嗎？難道這便是那魚一上鉤便躍入水中去捉的頑童嗎？你幾乎不能相信。時間很快的改變一切。你不禁有點傷感了。你想他一定有過很多經歷，很苦，也許很美麗。現在他深深地陷坐在沙發裏，吞吐着烟霧，悠然自得，彷彿五分鐘前他纔離開這裏似的。

忽然他破開寂靜，向你說道：

——我看你是喜歡得呆了。你怎麼不說話，老瞅着我？

——我看你瘦了不少，但是精神很好。

——我看你胖了不少，但是精神不很好。

——你還沒有改掉你的老脾氣。

當然，這兒那裏有健康的空氣，也不容你自由呼吸。

——那是你願意在這裏呼吸罷了。雁子也找適宜自己的地方哩，你不如鳥！

——但是……

——但是它們有翅膀，你也有腿。國家正趕造鐵路，需要你們這樣專門人材何等孔急！你却在這孤島上爲醉生夢死的人們打圖樣，計劃造舒適漂亮的房子。

——不要這樣說我，我打算去的，志枚。怎奈我的岳母不讓走，父親母親也來電阻止，滇緬鐵路的同學來了好幾個電報，船票都買了哩。

——一切的藉口不過是藉口！

他噴了一口烟，對室中上下做了個手勢，下結論說：

——這樣的一個家，你捨不得離開！

你的心裏深深感到慚愧。是的，人人有一千個理由說明他的行動。他覺得他的簡樸的服裝對你精緻而富麗的室中陳設儼然是一個嘲諷。你只能沉默，要不就行動！

靜寂，他彷彿又想到別處去了。一會又微笑起來，並且回答你的眼睛道：

——我想起老杜的贈衛八處士那首詩，不啻就是現在的高郵。

子，而且你是不是也那樣招待我一番呢？

——怎麼，你明天就要走嗎？

——你還不是嗎？這一面已經是奇蹟了。

——你到了很久嗎？爲甚麼要這樣匆忙？

我——說來真巧得很，一與旅館門就遇到茅子明。他告訴我你在這兒。我原想會逢到老朋友的，但絕沒有想到你。並且你結了婚，所以特地來拜訪故人兼觀新人。尊夫人呢？怎麼還不見出來？

——她大約在廚房忙着甚麼。

——一個理想中的人物嗎？

——還差強人意。

——你還記得我們中小學那些女孩子嗎？現在都不知道嫁了，或者死了：一切少女的兩條路。

——你怎麼不說一點你呢？

——我很簡單，並且你全看到了。我回國後，在家中住了一些時候，雖然有幾處的差事可就，但我遲疑不決，不知究以往何處爲宜。後來經過這裏，順便探視親友，這時我結識了內子，一見傾心，我既懶於奔走，又不能離開她，同時××地產公司堅執地留我，便答應了，暫時安身下來。不久戰事爆發，雙方父母催促，便結婚了。生活是很幸福，只精神苦悶至極。決心暑假後到內地去，不然良心譴責，真是難安寢饋。你呢？自從我得到你的消息，各處探聽，都無結果，回國後聽人傳說是更不一，返鄉時見過伯母，他老人家也說不知你的生死。真想不到你今天忽然來了。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

——我不知道怎樣對你說，雲峯，過去的事想起來恍如隔世。

他帶着點惋惜或者傷感的意味開始說，但很平靜，而眼望着天花板，彷彿在說別人，而不是他自己。

在你離國的那一年，他們校中新來了一位美麗的女孩子，瘋魔了衆生，却爲他所獲。在戀愛中對於朋友是不免疏遠了一點，你一出國，當然更加隔絕了。其後，時局變化，正所謂今日人心，古人情事，他處於這唐衢慟哭賈誼太息的古城，正如

一位法國詩人所說的一樣，他在本能上有國家觀念，在感情上有英雄主義，在目錄中有劇情，他的言語行動不免有過激之處。他的團體需要他從事實際工作，實際工作把他拖出了戀愛的小天地。他愛她，但是更愛他的國家。她愛他，但是她不了解他。這就是一切錯誤的泉源！她覺得他變了，慢慢，慢慢離開她了。爲了報復，也許爲了逞一己的好勝心，她對身旁幾個阿諛者略加顏色。他當然耳聞目睹。在一次她故意做成的機會下，他揍了那無辜的犧牲者一頓。並且和她在言語上也鬧翻了。她說她不要再見他。他們這樣分了手。他以爲她就會回心轉意的，她以爲他會負荆請罪的。同時雙方都爲了一點青春的驕矜，各自堅持着。直到那卑鄙的犧牲者因受侮，因仇恨，因嫉妬而誣陷，而他入獄了。在獄中他不得見任何人，也不能給任何人以片言隻字，七七事起，被釋。他從她的好友那裏知道她得到他的消息幾乎瘋狂，數次探視，都不獲見。終於傳說他死了，她再也受不住精神打擊，病了。半年後纔養起色，轉到南方療養了。現在不知道在哪兒。傷是已好了，又不是流眼淚的時候，他只能讓嚴肅的工作來代替永恆的懷念。他入了軍校。又轉戰各處。現在奉命到江南工作。

……年月是我們的老朋友，它會慢慢使我忘記。

他詭完運首於兩掌之中，肘支在膝上。

他的最後的兩句話彷彿鳩鳩的餘韻，在你心頭繚繞。你逼索枯腸找不到適當的言詞安慰他。你們沉默着。

外面客堂有杯盤聲，椅棹挪動聲。寂靜繼續着。

在寂靜裏，你聽得一串纏綿的步履聲自樓上拾級而下，一陣衣服的裊裊聲，到了門前，又一聲輕微的咳嗽。

門輕輕地開了，你知道這是誰。你的夫人像一輪初昇的滿月，充滿着光輝，雍容華貴，出現於門前。先前我們只聽到她的愛嬌的聲音呼你去開門，如今纔見到她的真面目。讓我們看一看這風姿楚楚的少婦吧。她裝束入宜，穿了一身五色繽紛的碎花塊服，兩臂全露着，豐腴如出水的藕，玉立亭亭。頭髮中分開，在頸後鬆弛地挽了一個橫髻。明朗的前額，正直的鼻子，一張小嘴，面頰劃着蛋圓的弧線。眼睛，長大而黑，潤濕的眼波又明媚又柔和，顯示靈魂的溫婉與熱情。——薄施脂粉的臉上笑容可掬。

你站起來，預備爲他們介紹。

但你的朋友忽然像受傷的野獸似的跳起，兩手痙攣的前伸，又突然垂下。臉上死白。

你的夫人也霎時變了色。感情的暴風雨掠上她的朱顏，彷彿明朗的充滿了陽光的天空陡然來了陰霾，風，雨，和閃電。她輕輕地喊了一聲，向前搶了兩步，又抑制住自己，身體搖搖不能自持，一手扶住了近旁的椅背。

這一切比言語明白。

你承受這情景的雷劈。無力前進，也無力後退。

你聽見他抑壓的戰抖的聲音：

——佳佳，原諒我又見到你。我是來看雲峯的。

——不要用這樣口氣對我說。

你的夫人淒然說。

——但是我只能這樣對你說。一切都過去了，佳佳。

——我知道你不原諒我，也許你恨我……

不，我不恨你，也從來沒有這種心思。我很高興能再見到你，並且親耳聽到你原諒我。現在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老太，我更覺得安慰。我想我該走了。

——不能……

——不能，佳佳。你知道我，不要勉強我。

他又轉身向你。

——雲峯，我走了。我祝福你們。

說完，拿起帽子，掉首逕自開門出去。足音如急驟的雨點。一聲門響，佳佳了一室的靜默。

你是呆若木雞。這一切來得這樣突兀，這變遷迅速。這能是真實嗎？你好像是立在夢中。

但是你夫人忽然向你哭喊：

——去！去！雲峯！去追他回來！

這不是一個笑話嗎？爲自己的妻子追回她過去的戀人？你站着沒有動。

——去！我求你去呵！你不肯？你自私自利！

末幾個字對你兜心一擊。他們都是你深愛的。他們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你還吝嗇甚麼？你剛一舉步，你的夫人却又情急而呼：

不！不！不要去！我一點沒有這個意思，我不過這樣說罷了。

你又止住。靜靜走近她背後，輕撫她的肩頭。她抽噎着轉過身，埋首在你的胸前，泣不可仰。你擁着她，手中感到她靈魂的震顫。你吻她的頭髮。可憐！她哭得多可憐！人生原就充滿了哀愁，略一動盪，便不得不令人流淚，何況這沉重的一擊！……天下那有這樣奇巧的事情？她的戀人是你的朋友，而你的朋友是她的戀人？世上不是有太多的男女嗎？世界如此廣闊却於你如此狹隘呵！平日你菲薄宿命論，今日也深深感到它的神祕和不可思議。豈真是冥冥之中有一隻手在播弄嗎？爲甚麼你在溫柔的衆香國偏偏選中了她，而她也在那環繞的追逐者中偏偏垂青於你呢？爲甚麼你的朋友會被派到江南來，而且恰巧住在那一家旅館呢？爲甚麼他恰巧那時從旅館出來，他不該多坐一會，多抽一支烟，或者多喝一杯茶，而你們的朋友茅子明爲甚麼也不能早一秒鐘或者遲一分鐘走那裏過呢？……這一切，你找不到解釋。這真是一篇小說，一篇傳奇，一幕戲劇，一個夢！你覺得命運在那揀你。命運

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在芸芸衆生中單單挑到你來惡作劇。你的內心激動是這樣強烈，你幾乎不能想了，一切都紛亂了。像被不意的當頭一擊所昏迷，你不知道痛在那裏，但周身都在發痛。

她抬起了她的淚眼。聲音因嗚咽而梗塞。

——你原諒我嗎？

——爲甚麼？這不是你的錯。

——但這是我的錯。至少我早沒有告訴你。

——誰也沒有錯。過去是應該埋着的，佳佳，我不怪你。並且我同情你們。別

哭了，你哭甚麼呢？

——我哭，因爲我不能愛他了。

——但是我可以引身而退，讓你們結合。

——不，因爲我不能離開你。

你溫柔地吻她。你覺得從來沒有愛過她似的愛她，同時又可憐她。受了愛的霹靂，在眼淚中變了形的你的夫人的臉，如今看來是更加添了美和風格。你真實地感

到，在生活中，沒有她，一切便完了。你又吻她的頭髮：

——我又怎能離開你呢？你是我的生命！

——我可憐他。他多瘦。

——我並且可憐你。

——我們再也不能見到他了。

——他有他的工作。這樣也許於他格外好些。

——但我心裏難受。我們不能再幫助他甚麼嗎？

——我們不能再幫助他甚麼。他也不受幫助的。除了忘記。

——但我心裏很難受……

——你是需要休息了。我扶你到沙發上躺一躺。

像一朵萎謝的花，她倒在沙發上。你坐在她身旁，握住她冰冷的兩手。你吻它，又呵暖它。再告她好好安息。屋中很靜寂。時時她還哽噎。

時鐘響了，七點。

你站起來。走出告訴傭人，飯遲一會開。你感到這一點鐘的變化多麼奇譎。你

覺得燈光耀眼。你扭熄了燈。你覺得煩燥。你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把發熱的額貼着玻璃，向外望去。

天色已很朦朧。幾顆星開始閃爍。

靜靜的黃昏。

故事到這裏我們可以結束了，我們可以隨意加上一個甚麼結局，如你所喜歡的。或者故作驚人之筆，說是男主角因為愛情與友誼不可兼得，留字出走了。或者說女主角情不能已，蚤夜追尋昔日的伴侶去了。或者她竟受不住新舊愛情的熬煎，仰藥而死。或者其他動人的情節，或者你設身處地想你若真過了這樣的事你便怎樣。都未嘗不可以。你的聰明而豐富的想像一定勝過我的拙筆多多，我怕徵文的字數早已不容許我饒舌了。

我不知道我爲甚麼要對你說這樣一個不愉快的故事，而且這是我的第一篇小說。我虔誠地希望你讀後不要有一些感應才好，尤其別把這辛澀味影響了你的晚餐。你不用擔心真有如此的一個不速之客，你的頂好的朋友都不在此地，他們都飄散在天涯，有的追逐奔走，爲國家致有效之果；有的胼手胝足，謀升斗之給。何更

不必疑心你的夫人，你們從青梅竹馬時就在一起的，你熟悉她正如她熟悉你，你們之間沒有秘密。這不過是一篇徵文，一篇小說，一個向壁虛擬的故事，一個豆棚架下的妄言罷了。

或者，你只是打了一個盹兒，你做了一個夢。你辦公回來不是很疲倦嗎？你雖拿起西風來想排遣你的寂寞，其實你沒有看一點，你就睡覺了。雜誌已經掉在地上。你做了這個離奇怪誕的夢。也許這鬱鬱的黃昏影響了你；也許因為你近日接到幾封朋友的信，其中一封說及他的婚姻的美滿幸福，一封以憂愁的筆調罵他不期又邂逅了過去的戀人。或者是你讀了幾篇古希臘的悲劇。或者這數者的錯綜……我不敢確定。但這實在是你的夢境。雖不是數十年的聊相，黃粱未熟，或看完一局棋，斧柯已爛，而你的香茗尙冒着熱氣，烟亦未曾燃盡。把西風檢起來吧，你聽，你聽，你的夫人在廚房又嬌聲喊你去嚐嚐味兒的鹹淡呢。

天才夢

(名譽獎第二名)

張愛玲

——我的天才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爲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Wagner）的諫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爲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籐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着他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爲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着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着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理想社會的報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格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裏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裏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藝畫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着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

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誌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爲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着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我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那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的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樣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 *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籐椅，吃鹹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嚼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三週紀念徵文選集

天才夢

每冊實價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西風編輯部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西風社

